

後
胆
覽
館
集
稿



The image features a decorative border with a cloud and horse motif at the top. The border is composed of intricate, swirling patterns that resemble stylized clouds or waves. At the top center of the border, there is a silhouette of a horse in motion, galloping to the left. The horse is depicted in a dynamic, powerful stance, with its mane and tail flowing. The overall style is reminisc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woodblock printing or ink wash art.

稿館覽敢昭

撰鐘應曹

叢書集成初編

(補印本)

唱敢覽館稿及其他一種

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初版
一九六〇年一月補印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上海虹口印刷廠印刷

曹念生應鐘詩文一冊於黃孝侯處得見愛其古雅閒
有考證遂付諸梓念生工篆書嘗容吳子苾丈幕中爲
其評考金石集中所詠漢印泥封七古卽吳丈所藏四
百有奇從古箸錄家所未見者也子苾丈子仲飴孫庚
生好古能文不墜其業余屢勸其刻丈所箸攬古錄及
輯漢印泥封爲一書猶未果也此集刻成附記之同治
壬申七月吳縣潘祖蔭

昭敢覽館稿

歙縣曹應鐘

六書段借論

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國子先以六書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諧聲四曰會意五曰轉注六曰段借前五書皆有其事惟段借一書竝無其字許氏曰本無其字依聲託事令長是也蓋令爲號令之令借爲命令令長之令力政切又爲使令之令郎丁切長爲長久之長直良切借爲官長長秀之長知丈切又長物之長直諒切拈二文以概其餘也鄭鮒仲氏曰學者之患在於識有

義之義而不識無義之義段借者無義也又曰六書之難明爲段借之難明也六書明則六經如指諸掌段借明則六書如指諸掌其論至矣段借者本非我有借他人之有以爲我有僻之懋遷之徒借人之資以爲我用而其初竝不我屬故曰本無其字也段借一書爲義極廣苟求其故引用所不能竭有一字兼數義者除本義外皆段借也如初本裁衣之始而借爲凡物之始易本蜥易而借爲難易變易字財爲貨財而借爲財成適財字商爲商度而借爲宮商商旅字台爲台說而借爲台予竝與之切又爲台鼎土來切壬爲壬僭又爲裏

壬字頃爲頃久去營切僭爲俄頃頃畝去穎切又朋古文鳳象形朋飛群鳥从呂萬數故呂爲朋黨字來周所受瑞麥來牟一來二峯象芒束之形又爲來去字竝洛該切又勞來洛代切圖鳥在巢上象形日在西方而鳥鹵故僭爲東西字又如今所用虛字皆古人實字艸本艸艸弓本出气省本州省省隹字後爲僭義所專遂加艸爲塋加口爲嘑加水加言爲渚諸字也本注酒器亦作芑亞亞象女衞之形焉鳥黃色出於江淮閒戔刀刃傷也豈豈弟也其箕也而頰毛也於孝鳥也凡此皆當以許氏爲宗說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而近來字書所

載之字四萬六千六百有奇許冲上書云慎作說文解字凡天地鬼神山川艸木鳥獸蟲蟲雜物奇怪王制禮儀世閒人事莫不畢載然則漢時所用出字包括乎九千餘字中其外皆爲贅文矣徐本有新附四百餘字好古之士多不肯用恒借佗字以代之近鈕氏有說文新附攷一書雅可尋究後之學者苟知四萬六千餘文卽寓諸九千三百餘字中則得之矣狀欲使知盡在此九千三百餘字中則必通段借而後可說文所無之字不却凡箋今試舉數字言之如遨螯皆借敖傲亦然捧俸皆借奉任借逗亦用邁中句切亦廚遇切伊只作伊葑

泣皆用竦慣遺攢串皆用貫又蟾蜍只僭詹諸芙蓉僭夫頌琥珀瑪瑙僭虎魄馬瑙如此類者不可偃以指而要之不外乎鄭氏所謂有有義之段僭有無義出段僭趙氏所謂有因義之僭有無義之僭有因僭之僭有轉注而段僭又有同音竝義不爲段僭蓋卽託生反生薰生之說也學者明此將然資之然不再加火州渚之州不再加水果不加艸須不加影而於許氏未嘗之指默會而潛喻焉則段僭一書自當於指事象形諧聲會意轉注五書中求之不能舍五書而別有所段僭也于是許权重氏所謂本無其字者皆有其字矣

終南進士銜杯月下聽小妹彈琴圖贊

斜陽欲蝕暝色猶薄暄風扇乎陽春夕露濃乎薰竚時
也終南夫子具垂觴解袍笏絳綰當暑淥郵召醺千巵
之銛足警妖異螭彪之疇設同廝養迺延小妹奏新聲
龍門之桐莖親之絲按軫拭徽調宮叶徵流水幽細恬
鱗出聽高山巍窈羈雌忘宿先生當風危坐喝月倒行
擊月久出掀須微笑雅音相和清籟斯韵夜氣既鬯天
風徐來雖大家續紀傳之書令暉念貧辛之客蔑能過
焉承命搆思心慕神馳涼酌細斟迺爲贊曰

六橋三竺神仙之窟煙篆裊空清商徐發其音怡怡其

聲清越靜理默會仰見明月

李鹿隅紅豆學館詞鈔序

晴旭竟戶東風播暄迺自挹谿水滌花瓷嘉客莅止餉
已新芽同人舉銚近就晨汲破芳隣而乞火命豎子以
拾葉使夫渴吻忘燥心學驟開碧烟一縷心思與之解
近綠斫半屐精酥通其噉歛遠趣歛翔於天際新意俄
會於毫端蚤起蹋青猶迂嫵寒小步覓句亦鬯麗矚桃
學幾樹摹寫其緝態楊柳六橋搖曳其弱姿延佇乎曉
風殘月之天容與乎蘼蕪蓀荃之區於斯時也經史已
嚴密見疏古文因窳重不稱陳子部則每詫奇誕造詩

壇則网闕厓垠其它俾辯之辭恆背紆曲之指於是窮
幽入渺悄步彳行萬慮不生百骸如蛻然後鋪麗藻挑
豔裹拭鼎而聞紗皂校弭而聽新弄熱雲被體幽芳著
人則鹿隅李君叭所作紅豆傘館詞鈔見示也夫其撻
酥涪糲含鮮揚猗曼羅綺於行閒劬宮徵於長拍若錄
響夷蕤則律調陽琯若當風霧縠則紋疏絺葛柔痕倦
色祕思妍辭蘭風夕儻未足方其苾薜海棠春睡詎可
擬其窈窕使君架广衢市廁身裸壤次且於嵩壘之中
雜迹於攘攘之疇而欲希鞦韆影擿艷徵華或尋煙而
染芬或咨風而問月不其難乎幸而山靈昵其形迹江

聲澡其情性美人香艸無非比興之資嬾曼蟬娛蚤詣
姜柳之室洵可謂天授非人力矣應鐘門肉稜生尋春
徑仄朝朝葦葦頗惑於微詞郁郁霏霏奚越乎衆薌當
此俗埃彌袞情波亂泛祇欲與君袷衣迎颿高吟過晡
整理辭條藻飾樂府倚亭畔之朱檻擷館中之紅豆抑
欲吹竹山之勝黃海之奇舉新安之名蹟爲大好而補
注與茲神秀一校崇深豈不益使煙霞昂其痼閒邃洽
其衷躬獨憎嵒窳之姿偏乏箏琵琶之響雖復攬秀龍井
貸潤虬跑將無意吹支鎗更何心而候火則湖光山色
徒類沐乎三載陽誓白雪唯笛連於一篇

說文解字說

魏君作說文解字卽已此四字名其書四字省兩事也
一曰說文一曰解字說文者說其字出文解字者解其
字出誼如一字云惟初太始譴立於一船分天地化成
萬物此渾言出卽說卽解也元始也爲解字从一从元
爲說文天顛也至高無上爲解字从一大爲說文又東
云勤也解字也从木官溥說从日在木中說文也工巧
飾也此解字象人有規巨也與巫同意說文也據此則
說文自說文解字自解字兩不相蒙也說文解字必雙
舉而竝稱明矣乃今出人無不貶索尋繹而求通其誼

嘗若云翫索尋繹而說其文千百中一二百然則稱其書僧當呼之曰解字迺不曰解字而競嘩之曰說文是不用其所用而用其所不用顧名思義亦奚取耶作說文解字說以諗天下之解字而不說文者

許少玉索題所臧穎上蘭亭

子安舍人題籤君任方君易疇廣文皆有跋偕碑中

句題其首曰今之視筓竝序

咸豐三季歲在癸丑葺春之初弥錫少玉公子索題於兩甌齋余攜坐九千參百午十三字齋拜觀數過銀句鐵畫玉潤珠園真乃希世之珍兩跋一籤琳琅相輔奚敢再贅一辭然欣幸之情不能自己撫碑中句以題其

額竝附均語以資一噓

蘭亭笛遺韻藹然當算春汎此栝中物歡然會良辰今
又閱癸丑展旣漸水濱臨摹懷前哲誰謂迹已陳得却
千載上石古意尙新三君最精鑒顧盼識其真一顏合
兩跋已是忝上珍北野集群賢香風今有鄰

題徐子新聽水齋詩後

叢條振緜緜
蘅蕙飆激眾響感至情
自歆匪曰悅所賞
雜筭拂瑤蕙
香气自來注
春風翔東阡
弥望何莽莽
新機
媚逸景清境
滌萬象悠悠山閒雲
虛懷結幽想

名言略淺喻三復維此心清吭
轉高樹戛然志其陰頰

視碧水流坐對高山岑淵淵調終曲
睨睨有餘音夜色何漫漫
酒薄吾自斟微醺觸紗理覺路非可尋
高月皎層波所悟一何深

飛蓬颺迴風嫣然冒竽端羅綺昵其懷
顧瞻幽吟閒豈不眷顏色勁風薄宵寒
絲弱不自振逝矣豈足歎緬彼瓊樹枝
遠望不可攀
芟言羨高翮隨風時往還

張子淵徵君以卻薦舉詩寄示卽次原均四章
以荅之
替季客西湖讀詩識先生延陵述行誼
悅慕時交并看雲懷高致當風沐餘清
德車行夷塗攬轡靜弗驚使入孔氏室
詎讓騫與耕

識面祝犁歲見晚眾所嗤究有識面時雖晚不恨遲把
襪道情素絮絮手重持感君瓊瑤惠君閱拙稿作序一篇欲以覺
後却別後苦相憶但有懷人詩

今來誦新詩陸離古彝尊太邱膺榮辟望重道所存行
義達其道正以疇

國恩聞致莘野聘乃閉泄柳門德範不示人忍祕此達
尊

奴駘老伏櫪年華逝駸駸諸公凌雙廩王子懷許珩巖兩侍御方子佩

給諫江銅甫潘少甫兩廣文詞閨戶直到今後乞許君力爲辭卻

低頭崇文範君清德令望足與太邱相埒古調齠素琴天風載逸響

流水會遠心羨君裕後昆鸞鳳嗣厥音

六月二十三日與諸兄弟姪禮佛千佛寺時六姪彭洛
賃寺左廂爲習靜計因止宿焉苦熱無賴遂賦一篇留
於屋壁

挾誠忤攀礪道遠力不乏造險如梯天邈與雲物接宵
露晨未晞襪溼知道狹同行四五輩銳進一何捷岐涂
靡可問瞻前費偵諜險窮琳宮煥揖客門老衲斯時衝
炎蒸煩熱迫暑脅搗扇擊已罷持巾汗俱浹從容正冠
服相與詣瓊刹拜跪萬慮屏趨踰眾心愜咨禪松風翔
觀鼻檀煙巾理鏡悟自徹祕指融梵夾境易興以超禪

闢破幽闇周廊厯委它艸樹鬱稠疊開軒挹清芬煨茗
拾殘葉地僻懼荒怪佛力供彈厭冷鏡峙雲表題名類
層塔塔影入書帷仲容跂峨業山深綠霽貯晻靄覆吟
榻虛窗隱修篁矮几燒艾納圖書粲今古安置良妥帖
畫地判疆界儒墨兩無涉謔余俗埃障菽粟菽紛逖拒
喧策网措履靜志空合心神做塵夢奔忤銷慧業咸也
顧我笑知我情已洽摻祛不令去返坐亦云輒欲行步
不前涉想寢成覺自朝迄昏夜仨月詩思發誣思恒苦
遲有得先呈佛臺殿微風來清磬遙相答

吳子苾先生索題漢泥封印冊

有序

此冊乃漢時泥封印榻本山左吳子苾先生爲關中方伯時所得者凡四百五十餘顆遐蒐近哀廣詢博采方能使奇文斐疊蔚萃一方誠非一朝一夕之所能致者關陝爲秦漢舊都故金石瓦墜之類恆集於是拊器審象蓋古人寄物必有封識今人每趨巧便無論匡匱囊橐包裹儻何或以布或以綫或以繩索總其端而復析紙纏裹之加印其上是已漢人不趨簡易多呂泥封之泥溼則爽而膩傳於所封處使相箸上以官印或私印印之事訖則舍而不用故至今尙存也當其初箸時泥未乾隨印圍方觀其受印處四方高中央下其旁溢而

辟立者若跗之承鄂凹凸昂薄慘緣不齊如繚已周牆
然今裝池成冊命鐘爲述原委以視同好希世之珍不
使西方之人獨擅其美幸甚幸甚且自晉至今究古之
家曾無一語相及是則今之作者眞發前人所未發後
之覽者亦見前人所未見也用系一篇以志嚮往惟揣
度之辭問可能相肖否

今人纖巧古人拙古人淳朴狡黠細意熨帖不憚煩
恒附雙魚寄珍物或以捆載或包裹或以匡篋或囊橐
覲纓瑣細殊紛貶不挽其要恐遺失今人纖巧尙輕便
一樣囊橐與匡篋百物哀聚貯一器糾以繩綫縛已崇

縛訖以紙作結束層封疊識黏使實亦復以印鈴其端
只是啓封皆裂坼古人封識雖近似不竭心計徑委捷
囊匣裏載原不異封以丸泥類函谷以繩綫索擊其領
以印印泥若肩錙交叉背有纏絡痕正面完好無辟暴
官印私印何纍纍千丰萬年何歷歷緬管函漢都關中
百官公卿所窟宅贈遺去緘拊日勞綸各勒銜名篆从
繆作印代鎖益堅固受者來驗而後發當時常有豈足
奇事訖注注遭棄擲荏染千載堅似鍊漢印實不爽毫
髮是物鹵北爲獨多深媿南人不相識先生開藩莅三
輔蒐羅金石樂駢集今持蕩日駐武林大啟瑯函示賓

客官名里名人姓名四百餘顆儘摹榻泥堊四圍如女
牆邊隅閒亦有殘泐文從字順無反書希見寡聞衆心
悅古人泥土今璆琳今人几校顛羅列勞勞翹首望故
山妖醜雖低氣猶鬱秦漢時物故不少近遭焚掠十去
八兵勦首禍賊繼至賊去邨頑又豨賊殷富於今已不
富卽富能禁發投括殃此南方舊所無奚怪觀者盡瞠
目迅掃欃槍馳露布官印晶瑩耀星檄江波不動日當
天好將纖巧變滄朴凡我南人宜旣察細細攷據作題
跋漫言出處自泥涂寶貴流傳此金石

於定香亭讀程氏信古堂繇圖經有題一首

栗陸驪連據高坐，藍牧鵠立咎。俾佐神鬼呵，護寒暑過。
千季萬季若轉磨，吉金樂石傳最古。鼎卣尊彝戈戟弩，
作者何人看銘語。欵字凹入識挺出，會文易文符俗說。
半已剝蝕半殘泐，一器欲示天下却。儻苦重累難攜持，
描寫變難肖奇姿。何物浮屠衙神技，洒器使溼傳以紙。
須臾著墨見文理，凹曲詰屈皆鑽研。蛟虺螭浮松煙，
雲雷一氣相迴旋。瑤青剔綠露點畫，三代篆文肆奇怪。
哆口欲讀每窒礙，沙門何覈獲傳授。手拓紙本以示後，
逃墨歸儒杵希有。以此要譽身價重，學士大夫分鶴奉。
俗作俸 數十年來頗動衆，諒非一日出功用。



後 甲 集

章 大 來 撰

本館據式訓堂叢
書本排印初編各
叢書僅有此本

後甲集者。家對山先生甲午以後。館躍雷三年之所作也。先生學益成。名益噪。四方請業者日益繁。顧又善病。而著述日益富。其牽率應酬者。類緣手散去。今之衰。然成集者。皆犖犖可傳誦者也。古之學者。月有程。日有課。以致驗其所造。何如。歷三年必有進於前者。今徒視敬業樂羣。論學取友。爲北面稱弟子之事。一抗顏而爲人師。則封己自是。安望其知類通達。底於大成也哉。先生孜孜好學。惟日不足。自甲午以來。其所造又如此。嗟乎。由甲午而溯之前。此十年爲甲中。則先生方設教於清溪白門之間。與方靈臯、朱師晦諸君子相切劘爲古學。又前此十年爲甲戌。則先生方自聽竹軒。偕余兄弟。受經於恕菴夫子之門。出而與同郡金補山、陶半邨諸人遊。歷歷若曩日事。而先生年今四十餘矣。世徒歎其著述之工且多。不知其苦心孤詣。窮之久而將老也。豈不大可惜乎。雖然。窮達何足論。惟卓然自立者。爲能不搖於世。故謀所以信。今而傳後。先生之所造如此。更閱數年。安知不又有進於今。如今之進於昔者耶。子曰。人不學則老而衰。先生其必思之。若夫是集之佳。世固有能道之者。予何敢云。丁酉春王姪孫鐘謹敘。

始余從學南雷黃先生。見其好學之勤。終其身不倦。既又與毛西河遊。其宏覽博綜。馳聘古今。老而益厲。以故南雷、西河之集徧天下。自黃先生沒。西河如靈光獨存。癸巳。西河復厭棄人世。師友之閒。聞其無人。而予亦屢而衰矣。山陰章子太顓。西河高第弟子也。予觀其深造不已。手胝口沫。不肯苟以從事。其探討六籍。能抉諸家之紕繆。而不詭於理。其文章能躡班、馬、韓、歐之室。其爲詩。標格閒遠。不墮言詮。而閒參之才調。以佐其趣。其所得若與西河議論。有時出時入。要其涵而操之。靡不該洽。固儼然瓣香也。鐵厓之序潛溪集曰。文之師者。性也。性之師者。道也。道之師者。先王先聖也。未嘗以某代家數爲吾文之宗。某人格律爲吾文之體。而陳衆仲之序又曰。文必傳諸師。因溯源於黃柳。又上溯東萊。蓋吾浙東先達之論如此。合二說以觀。學之不可無心得。而又不可無師承也。審矣。後之人自度萬萬不如潛溪。顧有師心自用。白首而依然童習者。其可慨也。太顓以方剛膺力。著作旣炳烜可觀。是集也。僅甲午後三年所掇。詩文雜著具在。取而讀之。必有信予前說之非阿者。予晚而歸田。嬾不卽學。當壯盛時。謂大雅不多覩。幸一二人者。突兀相望也。今則惟懔然汗下。以無能繼續師友之淵源。而又見賢輩率壹意帖括。不樂肆志於古。代興無自。低徊久之。深喜太顓之進而益上。足以踵西河之武。而四方考德問業者。將謂菰蘆中。大有人在也。康熙丁酉夏五。甬上仇兆鰲滄柱題。

吾友章子太顯。將刻其甲午後所著詩文。而其閒辨正典禮。綴述舊聞。以及一人一詩之可紀者。皆列而附見焉。總名之曰後甲集。既俾予卒讀矣。復屬予序數言簡端。慨自實學之不講。而士之獵取名譽者。多出於五七言閒。以聲韻相矜高。蓋取青媲白。足以文其固陋。且假杜少陵無韻之言。絕不能工一語。封己自足。故以近日而論。求能說理論事。曲折傾寫。行歐曾文筆者。指不三四屈矣。使進而欲其沉潛經訓。折衷儒說。而斷其疑。則概乎未之有見也。今觀是集之成。其詩之包茹今古。固已唾棄一切。所作記敍等文。正復本原深厚。瀾翻不已。若經解數則。則又紛綸浩熟。綜漢宋之長。而參互正定。歸於至當。卽瑣言碎事之雜出於筆記者。亦在資考證。廣見聞。而非以不根者逞也。然則讀是集者。其猶見先民窮理博物之實學。而異乎世之詞章聲悅矣。獨是子交章子二十餘年矣。知章子爲最深。章子天性恬淡。無他嗜好。壹意讀書。少以刻苦致喀血疾。然藥裹書冊。錯列左右。未嘗一日少輟也。人以文請者。亦捫胸腹應之。不以爲疲。著述之在吾黨。要推富有。則前乎甲者。罔櫛而未出也。章子學已卓絕。而不自滿假。搜闕籍。訪逸典。日夜矻矻。於曩時意欲舉羣說之不一者。會歸而盡正之。可謂甚盛。閒嘗語予。近年讀史漢。較前十年所讀大不同。則非深造有得者。不能爲是言也。吾知後之日新月盛者。又以是甲先之矣。會稽同學田易拜書。

後甲集者。吾友太顛。存甲午以後作也。太顛詩歌古文。雄長二十年。而所存止此者。其存偶也。舉今世感於聲氣。所號名輩。人必有集。集必通人題署其首。相率而爲豐茸美滿。苟以求悅。而亦同歸澌滅。視吾太顛。偃偃涼涼。久而闐然者。何如也。昔者玉溪生有樊南甲集。蓋歷佐戎幕。牽率應酬。晚而密爾自娛。綴述小文。未免骫骳。以從時好。太顛以拓落書生。強半家居。間一至金陵。竟外之交絕少。無有力之士。以鼓動聲氣。而當世所謂大人先生。章奏碑版。洋洋大文之屬。無從一借其手筆。亦幸以此不骫骳所向。當其鍵關仰屋。排笮衆妙。輪囷鬱勃。而爲此也。蓋愁歎之音。與世之可悅者。尠矣。然予以此決其必存。同學粹存。華甫諸君子。旣從史開雕。予雖老。嬾無鬪心。顧於太顛作。不殊見獵。且知當世必有愛好如吾黨者。寶玉在空山。波斯賈望氣。卽見。不待捫摸也。予他時尙當取其少作。而次第存之。康熙丁酉長夏。同學金以成書於吳門廡下。

後甲集 一名躍雷館日記

卷上

記詩附詩話

記駢體

記文

卷下

記地

記日

記典禮

記事

記異

記語

記訓話

記人

後甲集 目錄

記物

記世系

記原

記跋

記聲韻

後甲集卷上

清 山陰章大來太顯稿

過王文成公故居

甲午起

我行伯府中，延眺來悲吟。前楹旣已頽，後墅亦復傾。緬懷天泉橋，遺迹莽埃塵。淥池萍藻合，殘碣蛛絲繁。平生學道侶，感慨淚沾襟。桓桓文成公，勳在旂常銘。何人記功宗，侯伯轉紛爭。主鬯竟誰延，堂構良苦辛。嗚呼明運圯，宮殿委荒榛。江表多烽燧，行營半鬼燐。何況故侯第，松柏摧爲薪。已矣勿復言，空庭起夕陰。

初至躍雷館有感寄諸同學并刻華姪孫

一徑穿林踏兩畦，土墻低築與肩齊。愁來憶弟看雲遠，時弟在姑蘇淚墮思親望樹迷。白髮有情隨藥裹，青燈何味斷鹽齏。年時是處傷心事，贏得高齋入品題。

五雲一曲淨無泥，只在人間路杳迷。山遠城隅蹲赤豹，河流天界劈青霓。斜陽入望多垂柳，暮雨行吟好杖藜。何事千金買一刻，春風不隔板橋西。

南枝向煖北枝寒，春到林巒盡解歡。便有紅香來蛺蝶，最多清影是檀欒。向平五嶽終須到，揚子孤亭亦少寬。挈榼流觴吾輩事，慙無勝具正蹒跚。時余病足

取次鶯花三月來，可能懷抱向人開。濠梁真覺魚非我，楚國誰教鳩是媒。多病已如千日醉，讀書終似十年孩。次宗開館雞籠後，招隱何曾讓不才。

欲折梅花寄所思。東風習習雨絲絲。蒼然暮色牛羊晚。倏爾春光車馬馳。絕頂詩成留窆石。大江吟罷倚叢祠。梅山有鮑柳二姑祠。憑高可瞰東江。相看厭君無吝。只在鶯啼草長時。

制府鄂朝宗先生初度奉寄

鵲印文垂早建牙。嶽蓮迎面控三巴。諸番按籍爲新賤。元老成功果世家。天眷自來西顧切。泰交從此萬年加。白頭原有貞心在。粒粒辰丹九轉砂。半生仕宦自西秦。到處爭傳雨露均。赤壁風高持節迴。蒼龍日暖建標新。真靈位業同仙母。瀟灑文章屬後人。宴坐深沈浮鑿落。笑看鸞鶴下青旻。

再題雙松圖贈朝宗先生

韋鑾之筆寫雙松。影搖千尺摩蒼穹。兔絲女蘿不敢絆。離離相對如虬龍。誰與當此人中瑞。我公蒼然得真意。功名已在天地閒。期頤不待官家賜。當年侍從有高堂。仗前冠劍生輝光。巧穿楊葉排枝戟。論功那數異姓王。我公早歲傷孤露。十步猶然九回顧。卿月分輝仙掌升。鸞臺此是官階路。阜成倡牧一朝先。李下無蹊真大賢。西陲跳梁絕地紀。中朝被社明天權。戰士不愁輸輓竭。龍沙轉粟推三傑。從此天顏喜漸加。曰余外事汝陳臬。玉女頭盆清且明。華胥長樂新豐城。頭銜一轉一稱快。十年開府咸陽京。我公恩澤何磅礴。春雨春風相間作。有時雷電拆句萌。有時雲日烘蘭蓐。以此秦民輾轉思。銘功紀德無休期。遷官不願烏啼戟。駐節長爲旌是蜺。廟堂開濟需公策。高牙忽轉荊州陌。灌木叢篁伏獸多。蠻鄉犴嶺偏師阨。

公言若屬亦有心。窮年負固非其真。漸以仁恩摩以義。招之豈不爲農民。駱馬嘽嘽命勿亟。王言王意諄開釋。三苗分背洞庭西。正似兩階干羽格。卽今蕭相重入關。黃童白叟皆歡顏。軍無獷狎民無蠹。和調將吏樂自耽。坐略西戎靜邊徼。開疆闢土無嫵姚。黑番千戶盡歸心。紅苗何必非前導。况也天災偶告凶。鄉師爲粥吏佐饔。撫我頂踵摩我腹。百年野老歡未逢。七盤之嶺三巴水。不及我公恩德偉。召南久已頌甘棠。清時正合歌喜起。羔羊朋酒壽無疆。我亦追隨稱一觴。殷殷朱絲絨麟角。文章五采隨飛凰。共言青雀來王母。請看雙松拂帝闈。

題史石帆秋園讀書圖

丹青着意點秋光。小院風微桂有香。買斷人閒三畝宅。琴書隨地且徜徉。秀竹檀欒青鳳旗。斜陽茅舍映參差。紅牕應有人如玉。手點茶湯付侍兒。封門須借一丸泥。不放桃花出碧溪。我欲春山營老學。香爐峯下石帆西。放翁老學菴遺址在石帆山。

宗之案上小山

怪煞南朝金粉多。十年灰裏撥陰何。宗之在金陵詩思清苦絕去脂粉之習。歸囊清絕煙霞窟。也是先生手琢磨。鑄石鱗岫畫不如。底須誇口玉蟾蜍。憑添金鴨餘香繞。正似山雲學卷舒。鬢絲禪榻伴愁眠。一段青山在目前。布襪芒鞋遊未可。煩君着我小山邊。

蕭山陳烈女題旌建坊效香山體爲白石行

峨峨白石墳。藹藹冬青樹。叶 香魂杳難尋。哀此陳氏女。陳家有女顏如玉。養在深閨年十六。桃紅未過梅未黃。夫婿金張猶未卜。何來一狂且。調笑等封狐。青松白石誰能玷。犬吠雞鳴恨已殊。更是玉顏消不得。蘭缸明滅啼烏鳥。脫我頭上簪。解我腰下帶。懸卻房中梁。不教阿母相牽掛。哭斷青天慘不聞。觀者墳巷隘。我聞天地閒人爲貴。禮義廉恥曰四維。何以貞淫非一類。古來盜賊苦點碗。憤裂肝腸愁無那。女投崖婦斷臂。青史流傳振衰懦。彷彿寒鄉有幾箇。賢哉陳氏女。峨峨白石墳。藹藹冬青樹。千秋萬歲身後名。請看華表中天豎。我今酌汝一杯酒。黃香冉冉汝知否。血污遊魂可奈何。令我涕淚雙滂沱。男兒無義何其多。嗚呼男兒無義何其多。

贈廣文李開遠先生時先生方訂羣芳譜招余刪定

乙未起

天公染花花滿山。膽瓶斜插臙脂顏。龍門上日修花史。睡起恰在紅香閒。偶然問字來函丈。條指羣芳便抵掌。紕繆塗成半紙鴉。搜羅還作張華想。坐我春風三月中。羅閣幾盞填心胸。攢盤不似庾郎韭。楚苗燕芥吳江菘。慚予枵腹惟一飽。著書未能助天巧。他年箋罷祀花神。來就先生讀書好。揚家載酒重徘徊。應是春花秋月時。但恐天上啣魚鳥。早傍山陰絳帳飛。

讀給諫沈公傳同馬伯槐作

本以酬功諫。胡然被罪幽。未能生見父。甚愧女同憂。土鼓潮聲動。天心雀報休。青霞絕塞上。辛苦竟誰優。
先生在獄十八年。土亦可鼓。鼠亦能舞。皆實事也。傳未載。末句指沈忠愍公。

訪周粹存學兄其高弟姚遜脩孚及招同錢再錫劉咸欣徐笠山諸君歡宴歸而臥疾走筆代簡
裙屐以時聚。壺觴不世情。別離纔幾日。疾病又從生。過眼流三伏。逢人說二丁。盤龍加餐飯。好共短長檠。
少峯十四姪孫之蘭州詩以送之

此行非不濟。離別正堪愁。夾路惟明月。催人易白頭。詩應秦國大。天爲嶽蓮秋。懷古登高日。將無笑鷺鳩。
偶伴兼分散。青峯與少峯。時青峯有白門之行。竹林無舊趣。鞍馬信秋風。對汝思先德。謂其父故臣教兒慎後功。少峯善課子
長城一萬里。歸信及賓鴻。

送左恆姪孫謁選

送別江關秋日晴。喜君謁選有微榮。獨憐舊雨愁中散。未卜青衫身外名。出處從來雲變化。文章何處劍
飛鳴。黃龍占氣今番決。忍看蕭蕭白髮生。

送族姪芝山出宰閩清芝山是少時同學

雲泥異路何煩說。天水蒼茫亦可親。老去比隣燈火共。早年同學鬢毛新。風流到處花爲縣。訟牒閒來印
有塵。倘過黎山問瓜瓞。爲余重拜練夫人。

過兩水亭訪陶筇厂前輩承示古今同姓名考四書獻耐久小傳率賦奉贈

山鷄自愛亦徒然。不覺蹉跎近老年。碧海洪濤驚乍拜。孤燈寒焰耿無眠。凌雲託契惟筇杖。對菊盟心乏
酒錢。留得千秋人物在。滿亭黃葉正堪憐。

和孟四敏途壽硯隣六十卽次原韻

兒時便欲凌秦岱。手探月窟天香再。交合丹青雨露邊。大澤流行千萬派。蹉跎四十未成名。白玉紅顏我
蕉萃。皮毛脫落骨月離。頭角摧藏舌尚在。自嗟無命長後人。搔首問天天不對。濁醪之理吾未知。杯水何
能澆壘塊。硯隣先生老冠帶。六十年前清淨退。湖山萬軸詩百篇。百城何啻南面貴。張燈欲置河朔飲。磨
刀愛砍松江鱸。酒酣耳熱一掀髯。富貴胸中何芥蒂。已遣白雲封了鳧。更疊青山長叢桂。松風時作海濤
聲。吹去塵氛餐沆瀣。散金賙粟古人情。餘事還能壓奴輩。丈夫生世要有用。何論雲霄與蓬艾。見君恬淡
能樂施。使我心平低首拜。只今六十同三十。瀟灑行遊無罣礙。兒孫風雅共纏綿。弟勸兄酬俱可繪。老圃
秋容淡更妍。南山逼冬彌蒼翠。

寄懷金海查進士粵西

新雨過西郊。流風吹江岸。采采芙蓉花。持贈同心玩。欲往重裴徊。路遠香恐散。惆悵海查人。遙遙望天漢。
祝仲待移家羅門將。依王介山東粵作詩贈之并寄介山

孟冬將首途。陽至猶未發。移家上羅門。酸風排閉闕。通林野景懸。方庭貯明月。情深訪舊交。城南路紆折。
相思無近遠。相見無言說。呼兒烹渚茶。昂頭看山骨。誰爲玉筍平。誰爲香爐突。誰爲芙蓉峯。峯峯見巖嶮。
青如翠織成。端若屏障列。天遣此名山。爲君自怡悅。饑來還驅汝。感慨中腸熱。丈夫盛交遊。所貴在豁達。
弗食蚯蚓泥。敢近太湖瀨。至文王彥方。年侵慰饑渴。春風合沓來。翻飛誰能掣。一舉五千里。羅浮看香雪。

我本同巢人。余與仲待同硯庚寅歲。復入詩巢與介山同學。弔影孤飛怯。感懷交際篇。王符交際篇。浪浪淚盈睫。歲晚燈火青。悲歌激林樾。

擬古樂府爲楊貞女作山陰生員楊應藻女許配生員高其序未嫁守貞奉旨旌表

桃李嫁春風。芙蓉媚秋水。何如松柏姿。長鎮空山裏。矯矯三江女。容貌等羅敷。五歲學紡績。七歲誦詩書。端坐如成人。母愛同明珠。阿爺對阿母。女實非尋常。結髮爲夫婦。不知誰家郎。烏鴉自有羣。鴛鴦自有侶。高郎多令才。款款執柯斧。金錢五采成。不久豐毛羽。阿母聞媒言。傳言出屏後。此是大姻緣。爺娘不自有。剖簞取向背。撲著視奇偶。明當決擇之。相攸使迎許。媒人諾諾去。卜吉正三五。兩家通殷勤。各各祀宗祖。隣里走相賀。賀女得處所。使君旋取士。開衙當城府。車馬闐闐至。文章雜風雨。高郎居上頭。名姓光庠序。楊家合歡喜。女心亦自欣。紅羅持作帕。素絲持作裙。嫁女不自由。恐便離家門。豈知霜夏零。團團月中沒。月卯二十四。啼鳥上城闕。啞啞啼以南。啞啞啼以北。人壽不長久。高郎遂奄忽。女羅繫松上。纏綿死不離。去白石當溪流。溪流石不去。長跪告阿母。母也吟其姜。少小誦此詞。奠哭辭姑嫜。著我素衣裳。皚皚如雪霜。頭上箭筈總。足下菅履雙。腰閒牡麻帶。結本垂下方。阿翁聞女來。輾轉不自安。阿姑聞女來。垂淚添悲酸。空房難獨守。苦海詎易乾。何況未同衾。何事覓憂端。倬彼婉孌姿。入門涕洟瀾。登堂冉冉拜。號痛憑夫棺。便欲從夫去。免使地下單。姑抱婦不休。婦痛姑不歡。仰看半死桐。旁枝尙分張。顧視黃口雛。銜置堂上梁。春花不照眼。祇爲地下郎。辛苦四十年。誰與訴中腸。亦有所對鏡。菱花塵暗積。亦有印口脂。羅巾褪顏

色。喔喔兮啼雞。慘慘兮鳴機。鳴機供糧糗。綢繆續斷絲。可憐雙白頭。相繼離人世。前後葬北邙。誠敬無衰替。纒絲理獨繭。採蘭及幽谷。食苦無冶容。含辛香在腹。一朝天子知。獨租還賜復。渺渺三江水。峩峩三江城。城中臨大道。棹楔何崢嶸。東邊列頭銜。西邊列姓名。矯矯楊家女。厥名為懷清。肥羊各一牽。旨酒奉百盛。大官持帖來。恭惟賀女貞。行人皆歎息。見者盡為榮。春潮上郭索。秋潮上河螳。吾願游冶女。再拜瞻題旌。

黃鵠單栖本未雙。鸞孤對鏡悵徬徨。獨繭纒絲不成匹。空林結實天雨霜。與君相約為夫婦。未見君顏君別去。但見年年墓草生。不識花開舊時路。三江潮去潮復來。金雞叫罷東方開。銀榜輝輝高拂天。從古那論懷清臺。楊士女兮高才郎。赤繩繫足兮名鴛鴦。悲風飄泊兮雄以傷。遺孤雌兮在三江。誓從黃泉兮魂徬徨。誰為嗣續兮誰奉姑嫜。強獨活兮夜織忙。一尺布兮淚千行。寒不藉絮兮。餓不厭糟與糠。黃泉杳杳兮。三江茫茫。哀鳴中路兮。鼓清商。誰知丹詔兮楊芬芳。

刻華改字華甫以余號對山三絕索和準數答之

兩山相對一樓居。余家容晉草閣正對解樓兩山藥裏年年漸埽除。正是清貧無恙在。還留老眼看殘書。

名士為隣詩興豪。余家與華甫隣擬將昭諫折音風騷。詩人只在荒江岸。那見章山萬丈高。臨江城中有章山云山人章叻隱此

華甫原來是了翁。杜門正有鶴山風。他年香案前頭立。看汝名高豹尾中。宋魏了翁字華甫以忤史彌遠謫靖州築鶴山書院杜門六載

後為端明殿學士

附華甫詩

年過四十一官慳。點筆桐陰似寵頒。喜得藥夫今弗藥。朝朝無恙對青山。藥夫又字無恙

骨瘦頻年興頗慳。藥夫詩云誰能骨與詩俱瘦老號江東一藥夫。藥夫老號又新頒。江東昭諫今誰是。只有詩人章對山。羅隱號江

東生詩與章魯風齊名

我生病外萬緣慳。近日微名亦改頒。祇恐他時成痼疾。愧君寄興在秋山。

寄答陳見山都梁并訊同學李岱雲

客館新詩午夢裁。雁啣書札墮城隈。故人時着青山屐。遊東南第一山老我長禁濁酒杯。天馬獨行追日月。土龍

何術致風雷。來詩云雲門暫息聽雷躍江東李白如相見。報道寒梅凍未開。

劉戒謀招讖同巢諸子和李天山韻丙申起

結得詩巢翰墨林。風流我輩自云深。幾年錯注憑誰說。八口生涯累此心。白髮重聯鷗鳥社。青天不斷鴈

行吟。請看密雨侵塔透。莫笑陵阿老滯淫。

妬雨欺春春欲慙。催花花信問稽含。薄寒把瑣香生袖。上客揮毫雪滿簪。共識孝標真博學。果然太白有

雄談。衝泥蠟屐愁侵晚。半為離羣半酒酣。

詩家老境鬱岩巒。二室三堂總不祧。但使長歌陰雨什。取網羅戶意何難驟奪錦雲標。情深醉酒黃鷄炙。夢想

飛花紅板橋。記取金閨通籍彥。可能還作北山樵。謂翰林屬思晦進士李天山

次日王素堂復招飲樊川再疊前韻

愛煞王郎興轉深。烏篷兩槳遲同吟。酒無小戶分賢聖。詩有長城不麗淫。異姓弟兄花樹會。一堂主客蕙
蘭心。相思閩嶠吳江遠。好打迴帆把舊林。時朱查軒在吳施蓮溪在閩

折得梅花不忍簪。欲調生菜佐羹含。風流直被王朗占。品格應教奉倩慙。九列功成遊綠野。三升酒熟壯
清談。逍遙齊物忘彼我。肯使劉伶獨宴酣。

少結宗盟自守祧。家有宗社兩山相對總嶮嶮。酒杯驅使肝腸苦。余不善飲藥餌消磨姓氏標。向夫此日行盤飛玉屑
是日微雪他年看月榜銀橋。樊川也是神仙窟。拋得家山學採樵。

小青禮佛圖爲沈雨亭作

小青便是玉清仙。謫下凡閒定可憐。深洞閉花春寂寂。片檀禮佛月娟娟。徒聞南郡操刀婢。不見西陵打
槳船。石上精魂還在否。有人擬作並頭蓮。

龍山春曉限韻用唐人試體

千家簾幙卷。曉色上孱顏。烏鵲翻巢急。松虬挺蓋閒。地高花有露。春老石生斑。旭日添紅暈。流雲疊翠鬟。
人來古殿早。目極大江環。不識衡門下。朝朝靜掩關。

賦得湖清雙鏡曉官限八韻

曲折耶溪水。汪洋賀監湖。通流分海甸。徹底見天衢。露洗涓涓淨。雲來澹澹無。浮光呈玉練。散彩耀金鋪。

燭滅開簾看。舟行把酒呼。緣空一鑑白。倒映晚妝酥。皎皎新磨好。雙雙入畫珠。芙蓉人鏡似。秋爽更堪娛。
一水清何甚。天邊月更瑩。影娥池有伴。出匣鏡同明。桂樹珊瑚潤。菱花苧菜縈。纖毫低處現。空翠疊來輕。
對映疑相妒。雙圓未可爭。波搖光瀲灩。彩散澗喧轟。信是江妃照。還如織女擎。山濤能藻鑿。差可比芳名。

湖清雙鏡曉。李翰林詩也。翰林集一本刊霜鏡考對句。潮白雪山來似應從霜因再賦此。

渺渺煙波闊。團團水鏡平。中虛非有物。外象正如瑩。皎潔凌晨色。澄鮮出匣明。菱花低檻抱。螺黛遠山橫。
照影來蓮唱。修眉卻月生。銳毛真可鑿。浮氣卽時清。或恐軒皇鑄。惟應大冶成。滄浪垂聖聽。借我濯塵纓。

賦得夜雨長溪痕

山中一夜雨。水色淨玻瓈。白石侵腰沒。紅橋場翅低。舊痕添雜樹。新漲滿前溪。借問鷗鳧侶。應知浩蕩齊。

賦得樹影月中寒

愛此森森樹。團團月影中。照深涼欲睡。坐久冷難融。蕭颯非關雨。陰沈不爲風。夜鐘僧定起。秋角雁橫空。
一片東西映。全身覆載功。賞心消夏景。已入廣寒宮。

與張孝廉豈石讌息柯亭送之西湖還湘潭

孤雲一角見雷門。飲罷歸來月滿村。想得故人留屐處。未應還說謝公墩。
亭舊有孤雲一角字。第四句用王半山語。

碧眼黃鬚第一流。箇中人物許誰優。西湖不作湘江看。妒煞同君賦遠遊。
時華甫同往西湖。

漢江秋色滿江橫。此去乘風萬里行。若過洞庭回首望。白雲紅樹兩關情。

咏徐天池先生青籐

山人宅畔留青籐。千枝萬枝相覆承。盤空天鳥有奇態。紛披珠珞交層層。忽疑天上蛟龍韁。又如西城金銀繩。不然凌雲垂倒薤。興酣落筆書吳綾。大者徑丈細毛髮。行閒茂密人未能。山人意氣殊骯髒。山人風流何跌宕。破帽青衫拜孝陵。窮年老守青楊巷。當時文采掩空華。倔強蒼藤兀相向。秦松已死漢柏枯。要汝冷落精神王。已看枝葉蔭天池。何煩天矯排雲上。只今花下寢牀欹。桐館櫻桃付泱泱。惟餘老榦閱滄桑。髮鬢年年一舒放。中宵無人鶴歸來。月明彷彿還高唱。千秋萬歲知愛誰。枯樹蘭成賦惆悵。此藤青青終不改。時有雲烟互飄颻。

今秋甬上鄭義門尋余躍雷館不得仲冬望後雨中復偕錢在德招同周粹存過訪維舟城外移時遂別慨然有作

章三讀書處。亭館頗幽絕。竹深鳥雀喧。路遠蒼苔滑。朋來無處所。掩關似禪悅。幸有素心人。相思限城闕。秋冬一再探。判語成僑札。空林煙雨繁。霏霏亂巾屨。扁舟催去來。此情向誰說。蹇修託微波。寒濤半明滅。離愁歲暮外。誰能頭無雪。

附詩話

揚州人多買貧家小女子。教以筆札歌舞。長卽賣爲人婢妾。多至千金。名曰瘦馬。言如販馬者。養瘦爲肥。得善價也。樂天詩。莫養瘦馬駒。莫教小妓女。知相傳已久。

詩中忌複字。或長律不免。而韻卽不宜。然唐人多犯此。昌黎贈張籍詩韻。乃至音義皆同。重三疊四。殊不可解也。

律詩首句失韻。爲入羣孤鴈。落句失韻。爲出羣孤鴈。今人祇解首句耳。阮亭先生姑蘇懷古詩。末句肯字。正此例。

古人對法不求工。如五湖三畝宅。萬里一歸人。名句也。而歸人三畝。句法不齊。如此類頗多。

禰衡之禰。本音祕。在蕭部中。杜詩使者求顏闔。諸公厭禰衡。白詩志業過袁晏。才華似禰衡。皆隨俗音

讀耳。今楚人無不呼禰衡者。

古人音讀亦多隨俗。如郭隗之隗。上聲也。李白詩昔日燕昭求郭隗。直作平聲用。

越中於清明前後。兒童多放紙鳶。或琴鷁。有無名氏嘲之曰。薄薄裁成小小絃。無端吹汝上青天。縱饒學得鷹鷂勢。也是兒童一線牽。聞者惡之。

伯兄曰。生之略陽。三年無信。余每登高望遠。歌以言志。曰。天青青兮煙冥冥。鴻鴈高飛兮無遠音。將奈余心兮。兒愚在漢陽。刻期不還。亦作詩懷之曰。水則有舟兮。山則有車。嗟我子兮。胡不歸。叶長聲歌之。

聞者皆爲歎息。今年二月。愚兒歸。余爲作歌曰。慰汝婆。欣汝母。爲汝娶婦。烏哺雛。

有以秦望翠屏畫冊求題者。門人共題之。章楷聖木題曰。一帶起嶢嶻。雕鏤去聲憑誰手。陰陰翠色深。朝

日分雲母。雲斂一山空。翠屏宛在側。落花春暮多。去點臙脂色。鈕剛麟書題曰。一任白雲飛。青山終不變。春來翠更濃。疑是零陽見。秦峯翠埽空。知是雨中積。仙人列姓名。早晚丹砂飾。四首不減晚唐語也。

余爲沈雨亭題小青禮佛圖。鈕剛亦題一絕曰：花墮塵中月墮泥。一篇消受比紅兒。深深拜起嬌無力。盼斷西天楊柳枝。雖體弱亦稱題也。

黃弘遠行一年三十許。從余爲科舉之學。小試不售。素不解詩。一日忽吟兩句。卜琰華山又一年。吉凶無定惱金仙。問之云：方閱堯山堂外紀。用孟賓于事。余續成慰之曰：故園楊柳分明在。定染藍衫早着鞭。故園楊柳亦用賓于獻主司中語。

余不喜填詞。而弟子有好之者。又落筆頗艱。傅璠引佳填。南鄉子咏漁舟。僅得其半云：日暮晚江秋。掛網垂楊繫小舟。那管烟波名利客。帆收。明月蘆花古渡頭。余續之曰：適意傲浮鷗。魚飽鷓鴣灘上流。沾得香醪攪一醉。清幽。茅舍疎籬勝畫樓。時有舟中吹洞簫者。余因填簫聲半闕。命璠續之。看月滿江秋。忽聽悠悠嫋客舟。靜掩篷窗燈火寂。煙收。三弄梅花白了頭。璠曰：聚散等浮鷗。明月清波各自流。疑是當年秦氏女。聲幽。引鳳蕭郎上玉樓。

今年玉羽下世。老成凋謝。無幾存者矣。玉羽爲考功何昭侯先生次子。生平以七律擅場。彌留時猶口占數詩。懷我同人。其中警句。如魂歸何處披帷在。路到懸崖撒手行。宿世眞神物也。竹牕坐雨常錄古詩十數首。寄余云：原稿汗碎。已付祖龍。不知今尙有存否。其哀江頭一首。與平生手筆大異。附錄於此。擊鼓何不揚。刁斗志金穀。衆心結爲城。心潰城乃肉。寶藏滿籌車。夢夢了百六。似有所指也。

琴川張蘭芬容麗工詩。名籍甚。得山陰劉戒謀集。愛不釋手。適下姑蘇山塘。駐蹕見隣舟少年。憑几揮

毫。衆聚觀歡笑。忽風飛一紙入水。張頰視有宛委山人字。宛委卽戒謀集名。心疑少年或戒謀。令其弟以素篋索書。書訖付與。乃知真戒謀也。含睇流盼。若不勝情。懊喪而返。輒舉語同類。稱爲詩瘦。上曰。何似何似者。旣調繫裙腰。寄意曰。夕陽花影並仙舟。心上客。眼前頭。垂楊夾岸浮殘月。無計夸猶喜。忽恨愛成愁。終日恬吟黃絹句。珠樣淚。落難收。那能化作花閒蝶。豔冶風流。飛過才子讀書樓。江陰陳一泓太史寄詩曰。吳中近事君知否。香閣爭呼詩瘦生。武進秦龍光亦寄詩曰。瘦生曾記謫仙評。又見琴川雅意傾。几上卷開疑對影。江邊水闊似聞聲。宜與吳師石亦成四斷句。末一詩云。紫騮何處訪都知。想像春幘度小詞。欲寫不成還記憶。夢中潘玉倚闌時。以上記詩

戒折花文

消磨日月。碧玉叢中。點緩乾坤。錦雲堆裏。與名花而作伴。抑又何求。緊造物之無私。於焉可悟。豈無紅淚難薄命之英。縱有黃金。莫鑄長生之蒂。心乎愛矣。被惱何妨。薄言采之。傷情已甚。知非長者之命。何來女子之懷。草滿牕前。猶曰觀其生意。木臨山畔。曾聞養厥天年。此獨何辜。而乃不赦。所期勿翦勿敗。護持好。囑東君。從茲自落。自開消息。憑歸大冶。我言維服。諸君勿以爲迂。花若有知。此後應逢其笑。

劉蔗田八景詩敘

綠文金簡。大有藏書。明月白雲。都成佳趣。牽季鷹之蓴菜。近在瀟湘。探句踐之蘭花。遠齊楚畹。他如四明五洩。山閒卽晷畫樓臺。至於石室金庭。洞裏乃神仙窟宅。此皆形容莫罄。故爾唱和偏多。蔗田學兄。貯一

瓢之日月。偶吐微光。量十笏之山河。隨拈八景。恨古人之不見。知來者之可追。詩畫旗亭。人自覓三春花雨。歌傳平水。我將試六月松風。

金母王孺人墓表

夫易垂牝馬。惟利西南。詩首關雎。祇歌窈窕。健婦僅誇於後人。烈女不傳於五代。無他。嬪則尚柔。女儀從婉。宜其闕也。然而教有陰陽。治分內外。六子之卦。半存風火。少女之氣。亦判溫涼。皇清待贈會稽王孺人。生於文山。長於士族。毀齒離親。弱齡失恃。誦詩書。則埽眉才子。明禮義。則不櫛書生。康熙十三年。潢池弄兵。高羅畔命。山東則青犢成妖。河北則黃巾爲信。於是海水爭飛。江潮橫溢。火延池仲之家。箭入趙禮之室。其父爾清。公舉家避寇。孺人闔戶長號。憑棺不去。謂有母而不守。縱偷生其何益。旣而燼灰冰泮。霧散天倫者矣。康熙十八年。歸我金君子駿。維時伯仲。似以京陵之舊閨。傲東海之寒鄉。閨中三婦。誰織流黃。閨內將軍。惟工矛戟。而孺人則酒漿蔥醢。調燮維艱。棗栗棋榛。分攜不倦。暨乎藁砧一別。破鏡難期。望刀環於萬里。樹萱草兮北堂。則孺人以婦代子。以柔化剛。衫門有稅。籌算確夫九章。安邑無租。錢刀出於十指。更有難者。當米珠薪桂之年。值老姑臥病之歲。日痛心傷。有朕無見。孺人拭舌舐脣。終朝千徧。恍金篋之刮膜。遂珠懸而無恙。茶條苒苒。山濤旣拜其母。蓬鬢垂垂。萊子亦痛其妻。而乃西京望重。東觀名高。推轂難辭。展軫復出一老之寢疾依然。二豎之纏綿更甚。有無甦勉。娥乃移山。手足摩挲。媧同補石。時孺人

適舉一子。嗙嗙泣而勿顧。呱呱聽若罔聞。遂至玉果長埋。金刀忽斷。甚而青天無語。白露爲晞。王鯉空躍於冲。冲姜泉徒抱夫滾滾。孺人毀不欲生。壑而成禮。聽殘杜宇。聲聲啼血。剝盡芭蕉。葉葉到心。昔者乳姑上堂。埋兒掘坎。三女築陸家之墳。少婦含東海之怨。以此方彼。孰多孰少。必有能辨之者。若夫惠則及人。恩能逮下。連舟贈麥。閨房有文正之風。割宅依人。裙布有邱成之義。從前飯僧白雀。德感蠡斯。年來繡佛青鴛。心皈蓮乘。轉成細事。不足言矣。景命不融。享年五十有六。以康熙五十四年二月廿四日卒。嗚呼。靈衣難復。彤管誰傳。良可悼也。卽以是年三月二十日。葬會稽一都之塘下鄉。孺人後母章。吾宗姪女。一子玉。余門都講。謹以麗牲之柱。跪求表隧之詞。謝不能文。允而後起。後之君子。知金蚕在墓。長憐別鶴之操。玉燕投懷。并愛啼烏之樹。以上記

鴈賦甲午起

維時寒缸明滅。牕月清微。披襟視夜。有雁南來。十五五。飛鳴以逝。余觸之愀然。能無感於斯耶。夫有定偶。而秉信。識隨陽以順時。迺矯矯霞舉。欲異浮鳧之上下。而皇皇何之。竟等衰鳳之求栖。是雁之悲也。夫抑不獨雁之悲也。夫余因爲之賦焉。其辭曰。

哀南歸以冥逸兮。當草木之落黃。申中澤以喑噪兮。徒發咏於藻梁。激金聲兮墜天籟。振玉羽兮灑雲章。願遞帛兮遊漢苑。容辨鳴兮詣周堂。夫何侘僚。斯不辰兮。方哀替而未央。令終高騶而不顧兮。胡凌秋夜之繁霜。或儻惻而思稅駕兮。羌向煙水於微茫。珪月朧朧兮影獨傷。金風颯颯兮摧羣愴。顧雁山兮愁雲

慘。逗衡浦兮夜氣涼。昔鑒畏途於池潢兮。終漂泊夫沅湘。胡遠彈月之飛瑟兮。懼午夜有翱翔。悲哉雁兮。其誰所之以徜徉。嗟余生之靡適兮。空凌雲而激昂。亂曰。雞鶩爭食兮。迷不知其所臧兮。鴻雁高飛兮。余將與之偕行兮。望伊人其何方兮。惟指天漢以爲鄉兮。

攘金者說

或有攘金者。攘金人卽其舅。而持金者。爲其甥之婦弟。少養於甥。而適與之偕行也。遂取之。婦弟與之聞。或笑曰。汝爲其婦弟。我爲其母弟。汝得養我。獨不可得金耶。汝之甥迨婚矣。君子於此。不能無感也。設有人之母。責其婦。婦抗之。母曰。汝之夫。吾兒也。汝之兒。不養乎。又設有父呼子爲婿者。子駭之。父曰。而於婦翁何若也。有兄要弟盟者。兄曰。若於友暱也。又設有後人子女。虐前人子女者。其子女曰。吾兄姊也。疇昔之日。我父猶父矣。有一人好施德者。門有貧丐。則爲之給錢米。巷有餓殍。則爲之助葬埋。而其父母宗黨親戚故舊。啼愁滿眼。則告曰。我亦貧丐餓殍也。有人好放生者。逢牛犬鮮特。輒恐懼惶惕。至謀利索債。則毀體斷肢。出妻鬻子。不顧也。告之曰。我亦將爲牛犬鮮特也。嗚呼。此皆俗人之言也。然可爲忘本者戒矣。夫攘金盜者耳。何以致其盜。并何以使有金可盜。君子謂我以薄感人以薄應。以是知所慎也。夫攘金人。固吾之師也。

改巽陶先生墓志銘

改巽先生子思淵。遊晉陽三年歸。葬其未葬者。三喪其祖父母弟。皆自爲之銘。而獨以先生之狀來告曰。

先公之生也弗忤其葬也勿誣吾子雖不見先公子言質足以昭信後世也於是先生歿二十餘年矣而若有待於余余何敢辭謹按狀志之曰先生諱某字某改疊其別號家苦貧飲食起居有人不能堪而先生哀憤力學戊子士兵倡亂令賊徒俱蓄髮先生之父幼度公病久未薤營卒疑爲盜欲殺之先生長跪哀號請以身代時年十一其至性如此十六補蕭山弟子員以冒籍闕於學使學使張公愛其文曰汝曹不若生何攻爲更三試三傾其曹遂第一宗人舉叢雲大社四方名士多來會先生日騰蹕羣相推讓觀者豔之先生於六經諸子百家書強識尤耽史漢每當鼓三下志氣慷慨浩然長歌不自知其寒餓也意有所感則發爲詩淳古淡泊油然感人陶宗數千百人其好學問者不下數十家而言博學能文章者輒曰生六公生六公者先生之行也先生旣以文名越三薦不售見者多爲痛惜其歿也遂以文學傳家乘而不知先生負大節陰行善其待人不肯以愛憎之私遷就其絲毫曲直其中有所主其外有可信者也先生自甲辰後遊公卿三十年於禮樂刑獄軍纛筦庫諸大政蔑不究心能理煩拯困而不自以爲功其客山東時主人方有急持千金營解大罵曰爾賣我我辱爾金顧卒護其事免於難族有被誣者先生力白之而其人故先生所憎也其他隱德甚多人不能知老僕德昌則每向其主母指小主而言曰郎善讀書我家他日必大昌吾親見吾主之活人命而完人骨肉者多矣語及山東事輒大笑曰吾不解吾主金實可受卽不受何乃罵也嗚呼此可以見先生爲人矣夫人號讀書能文章或銳身緩頰稍能排患難卽沾沾自喜睡眦之怨惟恐不得當以圖報若先生者其真無愧古君子哉先生生平惡異說當朱二眉以

左道惑當事。江右李大參邀先生出見。不交一語。曰。是妄男子。敗露在旦夕矣。渠不知其身。何知我。後卒如其言。先生生崇禎某年。其沒也。在康熙某年。以某年月日。葬某地。配某氏。子男三人。思永。思胤。思某。孫幾人。某某。思永出。某某。思胤出。其上世自復齋公諱性。登賢書。後一傳而蓮塘公諱諮。中成化丙午舉人。知江西宜黃縣。再傳而未齋公諱師文。中嘉靖壬午舉人。知廣西柳州府。八傳而至先生。皆用儒術。累代不徙業以老。系以銘。銘曰。

稽古以爲榮。而不享其躬。陰行以爲善。故人不能見。掩石於藏。勒銘其石。其傳不朽。我文維質。

中憲大夫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唐公墓誌銘

公諱廣堯。字載歌。別號寓菴。浙江會稽人。自宋參知公介以名臣顯。代有聞人。元時有義士諱珪。收六陵遺骨葬蘭亭山者。公十八世祖也。義士十餘傳。至處士公諱圭。入郡志。義行傳。是爲公祖。贈中憲大夫。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孝廉公諱允思。入郡志。儒林傳。是爲公考。公年二十六。舉於鄉。三十成進士。除工部都水司主事。差南旺三年。移本司郎中。明年典試山西。又明年持贈公喪。服除。補光祿大官署正。秩滿。遷甯國同知。兼權蕪工關。攝郡判。閱九年。而知山西大同府。六年陞提督山東學政。按察司副使。三年。候補參政道。閱明年。丁魯太夫人艱。又四年在家卒。公之成進士也。於先。爲同門友。先嘗曰。文章非以逐風會。塞諂讓。春容恬淡。中庸乃貴。公庶幾近焉。公嘗見器於華亭陳臥子。而文範不同。同歸於善。蓋折衷深矣。公爲提學時。過鄒平。謁伏生墓。慨然歎息。後從天子祀孔子廟庭。徘徊久之。歸歎累月。日

教諸生以砥行礪節。爲文務崇尚經史。先是公典試山西。嘗言文章足覘福養。如陳廷敬、李質素。皆當代碩輔名流。至今不徒善公之文章。而又嘆公知人善教也。公爲政所在。持大體。尚撫字。前後凡遇三大禋。而無道殛。其在甯古。五勸以示曰。勸官勸士勸農勸商勸工。禁長生大乘無極七七。如如教。有關正道。清圓屏。捕盜飭勿使蔓延。權關力除折水扣牙等弊。監漕免剔尖斛之害。在甯六年。民稱安堵。無何。遭三逆之變。徽甯道葑。當是時。王師一軍戰績谿。一軍戰夥之東亭橋。皆大帥。公承檄至軍前。總糧儲。一切支放。皆有法。軍賴以振。全徽克復。旣復調會城。督沙唬船鳩匠役三千。坐風雪中。鼓勵不倦。旣而閩楚仍用兵。有御馬五千匹。自殺虎口。經大同。官屬喂遞。彼此牽戾。臚曰瘠。飽曰饑。以代爲幸。及公。公曰。吾盡其在我已耳。躬視草場牧馬。審莖秣。一誠相感。迄無譁者。公以一書生。自甲寅至戊午。五年中。當煩劇之地。芻茭糗糧。水船陸馬。調度往來者。無絲毫髮誤。此豈庸妄兒好爲大言者。可髣髴乎。自道喪而世降。居官者平時不能盡心力。或務崖異。矯激爲名高。否則翕忽機械。以候上意旨。而取舍略無足觀。一當有事。則退縮不敢任。或彼此互委。至進不忘君。退不忘親者。更寥寥也。公在官似無赫赫名。而其才其德。皆人不能及。而性又至孝。當在南旺時。時甲午。孝廉公尙計偕。從老僕坐騾綱中。歷碌赴試。風霜衰鬢。追隨未得。每悵然歌詩。丁酉典試後。思效楊嗣復。迎於陵。於潼關。率生徒捧觴上壽。而以他事。快快不得遂。已而贈公卒。太夫人在堂。則自甯馳越。爲太夫人壽。迨視學還家。而太夫人年八十七矣。兩目盲。聞公歸。爲扶杖婆娑。公見而泣。吞其聲。自此候寢門者。近一年。太夫人大漸。歎曰。是兒年六十餘。乃獨戀我如五六歲者。我何

忍舍之。蓋太夫人四子。而公其長者也。公坦白無城府。接人謙讓。既貴後。與人款款道故。未嘗諱貧賤。親戚故舊。以孤嫠待給者。皆贍田舍養。人咸能道之。其卒也。以康熙庚午九月八日。距生明天啓癸亥又十月三日。享年六十有八。配錢封恭人。子四。長咨伯。西安府撫民同知。次咨元。仙居縣儒學教諭。候補國子監學正。次咨垂。候補別駕。次咨黃。太學生。女四。長適郡學生羅紹龍。次適陽山縣知縣王永僕。次適郡庠生朱畿。次適邑庠生魯基德。孫八人。男七。吉善。師善。至善。又善。性善。嘉善。孳善。女四。一字沈煒。世餘幼。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地。謁銘銘曰。

是爲唐公之宅。厥銘維實。振焱揚波。鏤金刻石。子孫繩繩。策名天室。

誥封承德郎濟之杜先生德配任張二安人畫像贊

芝川杜先生諱某字濟之。其人質厚而材良。其脩德於家。多不勝書。其周貸故舊。卹人婚喪困殆者。不勝計。負其逋則釋。告之急則應。凡利賴於鄉者。算無遺策焉。歲庚子。大飢道殣。先生出倉廩以賑。以筭計者五。以鏘計者六。以流計者半。用活人無算。自會稽五雲而東八十里。有僧募除道。先生首倡捐。從五里牌始迄東關。伐石爲梁。屹然如山岳。人咸頌先生曰。真濟之。真濟之。不負其字矣。當時余未交先生。聞先生高行。謂見指知臂。見一知百。能如是也。雖以濟天下。何有焉。先生有丈夫子五。其二早亡。初娶任。有賢德。無出。後娶張。自先生卒。持門戶。教子以義方。余嘗過其家。見賓客滿堂。或累日夜劇談。殺核維旅。潔甘無厭倦。余又以是知太夫人賢。且以驗先生之德長也。乃今閱二十年。而太夫人見背矣。先生及任太夫人。

並有畫像。至是乃合三像爲一幀。余拜其像。幸見其容貌。因以追想其爲人。欲其子孫之稱象賢也。爰爲之贊曰。

於維先生。其儀孔嘉。野處茂良。璞玉無瑕。孰哺而飢。孰坦而汙。維我先生。不吝不誇。善不弋名。實不掩華。胚胎仁義。驅斥浮夸。令聞休顯。播美邦家。配德維諧。徽音載加。旋歸碧落。粉幀雲霞。子孫追悼。露草霜花。其人雖杳。其德靡涯。庶顯後昆。佇彼黃麻。

題丁母章太孺人傳後

余友丁子淇園。刻其祖母章太孺人傳。余讀而歎曰。嗟哉。孺人之行也。當崇禎之末。流寇出京師。鹵婦女以千數。穿其掌。驅而南走。予卽反刃擊背。所過城破。輒令婦女毀而夷。其酷毒如是。是豈稍稍有志行者。所能隱忍哉。然而城郭丘墟。滄桑頓改。南北數千萬戶。皆淪喪劫灰。雖丈夫智略輻輳者。已不能保其宗社。而况區區婦女乎。余反覆孺人事。歎其有過人者三。寇薄德平。時衆洶洶奔竄。孺人卽自辦一死。曰。天乎。與吾以圖全。丁氏孤。留此身在。萬一愧王凝妻母。寧速死。以下報丁氏乎。旣紉兒所著衣。納以金錢。乾糲。教之姓名年歲。并父母鄉貫。曰。兒記此。亂離倉猝。脫有粥兒者。兒告之。又旣而率僮婦穿屐。後督井。挈三歲孤兒。被氈裹糲。絙而下。其賢而有智。深謀遠慮。若是。難乎哉。難乎哉。覽嘉興高氏忠節錄。載甲申前後。山東遇害者。不下數百人。而孺人以兵戈慘毒之時。履危蹈險。萬死一生。卒能昌大其後人。而保惠其宗親。然則天所以相孺人。而全慈孝於後五十年。以成內外兩家者。實皆孺人所自主也。孺人季父午

垣公。余族兄行也。以天津遊擊將軍。改德平縣令。自遭喪亂。音塵斷絕。而余生又晚。不知午垣何知孺人。讀淇園傳。則貞婦之節。與賢母之行。孝子之情。皆於是乎見。而甲申時。元黃水火之變。從可觀矣。聊題數語。不獨引以爲親戚之光。亦轉爲世道幸也。

與友人論居喪教授書乙未起

聞足下以居喪教授爲疑。遂不肯受聘。足下意誠善矣。事誠可疑。疑之誠是矣。然僕謂可不必辭也。先王之禮。務近人情。非強人以所難。故喪食雖惡。亦必充饑。饑而廢事。非禮也。故有疾則飲酒食肉。孔子曰。毀瘠而病。君子勿爲也。毀而死。君子以爲無子。然則禮也者。人情而已矣。足下今日果能翦草拄楣。默無一言乎。不必求錢以償宿負。有衣食以供旦暮。則終守喪次可也。否則無以養妻子。供飲食。同餓而死矣。何如誦聖人之書。以授人。猶不悖於大道與。古人云。居喪廢業。解之者曰。業樂器。以縣鐘磬。未嘗廢詩書也。禮曰。居喪。未葬。讀葬禮。既葬。讀祭禮。喪復常。讀樂章。未嘗廢誦讀也。孟子自齊葬於魯。返於齊。時充虞從。孟子未嘗不教授也。宋范文正公居喪。亦授生徒。應晏元獻公請。東萊亦制中授徒。朱子遣其子就學。然則聖賢未嘗不居喪教授。守禮如朱子。亦不以爲非。夫禮法甚嚴。變通在人。必泥先王之迹。爲言而不語。對而不言。則孟子之援古證今。先近於語矣。孟子將不得爲孝子乎。夫將明先王之道。傳之其人。使垂教萬世。故不當泥也。足下今日之舉。考之於古。則不必驗之於今。復不能。故僕以爲不當辭。僕非不成人之美。知足下深。又恐足下無以自養。輒書此一通。惟採擇幸甚。

客星對

五十四年三月。夜讀漢書嚴光傳。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時有客問余曰。信乎。曰。然。何謂也。余曰。當新莽之世。天下倒懸。高材捷足者。孰不甘心漢鼎。光武承劉氏爭天下。求賢若渴。有志之士。方且杖策恐後。風舉雲從。而光乃韜鋒斂鏑。無志治亂。及光武君臨天下。光屏禮行意。去常就變。鴻冥不已。至於足加。蓋光不以禮自處。而天遂以星應之。客星之所由見也。客曰。夫忽見忽沒。或行或止。寓乎星辰之間。而無一定之位。故謂之客也。豈主客之謂哉。余曰。子獨不見桓帝與鄧萬乎。龍潛之舊。封爲通侯。通夕飲博。客星犯座。爰延曰。昔光武皇帝與嚴光共臥。上天之異。其夕卽見。一賢一佞。事若合轍者。何故。賢佞皆處其變也。嘗攷天官六庚。爲白獸。在上爲客星。在下爲害氣。故事有大小。應有遲速。禍有淺深。而客星所經。總爲妖異。光武不可謂非賢君。嚴光不可謂非賢人。一旦高會。千載侈談。而反速召逆象。冥會凶符。何者。天道謹嚴。不可少亂。動靜以理。則星辰順序。一有小變。則晷度錯違。王者至尊。以天爲父。臣下何敢仰視。古之君臣。相愛如父子。相信如兄弟。蓼蕭卷阿。優游懽懽。而天威之畏。未嘗敢一日違也。夫君臣之分。譬如冠履。履雖鮮不加於枕。而况冠乎。故瑞由順至。災應變生。傳曰。天不言以象告。不可不慎也。以光武之賢。成嚴光之高。以下犯上。積此無禮。遂成妖異。人事作於下。天道應於上。又何疑哉。客稱善。唯唯而退。

湘萍草詩敘

越與吳相隣。戰國後地皆屬楚。生其地者。固宜多騷雅之材。而有唐時。一變而爲拗折。不諧於聲。杜老詩集中。所謂吳體者是也。今天下競趨於新。新聲閒起。蕩焉而不返。能詩者厭之。又名曰吳體。豈吳越之人。昔則務離乎人。以自鳴其異。今則務隨乎人。以自鳴其同乎。夫詩不貴同。亦不貴異。惟其是而已。得其是。則各從其性。而成一家之言。皆可以卓然不磨。不得其是。則靡靡焉而同。與子子焉而異。其爲失均矣。余宗寶田詩二十餘卷。真有得於其是者。蓋自三十年來。奔走於燕。晉。秦。楚。齊。衛之邦。其開山川之今古。風雨之陰晴。友朋之聚散。與夫鳥獸草木之榮華零落。時觸於懷。而又加以床頭籬下之感。去國懷鄉之情。其託諸歌吟者。豈復等悠悠之口乎。余覽其湘萍一草。殆放翁流也。自趙師秀翁靈舒輩。好爲清苦之詞。江湖詩人。多做其體。而幾無一是。談詩者等諸自鄮以下。無譏焉。寶田以儻蕩不羈之才。值斷梗浮萍之遇。顧不爲永嘉四靈之詩。而直追吾越之放翁悲歌慷慨。蓋今也。而進乎古矣。湘江故楚大夫行吟地也。騷雅纏綿。九歌爲千載獨步。其流風至今。必猶有傳者。寶田遨遊三十年。車殆馬煩。而客湘江最久。宜其詩不同於衆矣。

華甫病餘小艸序

世無臥病而能爲詩者。卽爲詩亦未見其工且多也。古人謂憔悴苦吟之士。必專一其心思。而後聲出金石。朝一圭。夕一匕。或鑣石而歌。或行樂而吟。或出遊而寫。非胸有學問。而汨汨然來者。雖欲工且多。其道無由。華甫今年秋臥病。病且劇。一月之中。積詩凡若干。病後又得詩若干。然後知華甫之道明。而其所蓄

積者弘也。余嘗按其目。聞道重國也。讀思魯齋集。述祖德也。潮決海塘。省殯宮。敦本也。題景梅詞。懷兄弟也。寄筠厂。海查。德懷。及漢桓。戒謀。粹存。滕友。則懷友也。走筆贈次輔。別卓然。宗之。夢聲園。歎石書中廬。一篤親。一不忘舊也。楊貞女歌。發潛德之幽光也。明章皇帝畫雞。東坡金蓮歸院圖。慨君臣父子之倫。以警世也。餘則感時觸物。卽境言情也。惟道明故不爲無用之詞。惟蓄積弘。故風調清深。縱橫排蕩。而矢口而成。然則華甫之學問。不適因病而顯哉。余十年來多病寡歡。亦嘗抱華甫之志。而手庸意淺。言詞澀縮。登容吾之閣。秋風泱泱。料檢詩囊。一望皆黃茅白葦。讀華甫詩。不覺蓬蓬然。深有所契矣。

史我松先生傳

先生諱說。號我松。姓史氏。會稽人。少讀書。強厲誦記。善爲舉文。精思刻苦。終夜不寐。試有司不利。快快爲太學生。侯朝宗曰。國家一郡中。歲養士數百人。而某且以賞進。豈不異哉。先生爲揚廷公第四子。公官南陽刺史。予告不數年沒。貧幾不能葬。先生出就外傳。入奉寡母歡。色養惟謹。是時太學生金赤蓮先生燭。史華青先生許。與先生兄鶴子。起證道堂社。凡十有八人。籍甚。而先生與弟竹道人。舉浙水之社。復十八人。文采爛然。推先生爲祭酒。先生長不滿五尺。言辭慷慨。敦崇禮讓。至今人言大小十八子。皆二史君焉。顧先生終抑於有司。罷去。遨遊諸大僚。諸大僚傾倚。不啻左右手。嘗怪漢朱博少年時。從士大夫遊。不避風雨。而後爲琅邪。奉三尺律令。折文學儒吏。去一切言聖人道。故所至以經術右王官。使瘠土荒徼。海隅日出之邦。變而爲衣冠禮樂。皆先生教也。先生重信義。不以千金易諾。嘗受定安聘。定安部廣東瓊海。而

先生故人王爲嘉定令者。留先生。啖以利。度不可。則曰。定安去家幾萬里。而君太夫人在堂。獨不自爲計乎。先生嚙腕扼臂曰。吾不可以負友矣。久之。廣東開藩者。聞先生賢。厚聘。卽屬定安令。定安令畏上官。以聞先生。笑曰。使某貪利。則君何取焉。且何以謝故人矣。終不往。定安令愈某。多才而任氣。一日讞盜。閱實矣。欲平反不可。至夜分。爭論極前。先生勃然抵几曰。我欲食子孫報。而阿意枉法哉。晨起束裝去。愈君爲長跪哀號。改獄詞。乃留。其有執持又如此。先是在婁江十年。每一省覲。入門卽解囊中金。跪上太夫人。無敢私。在定安歲時。宴飲輒喟然曰。母老矣。傷哉。弟兄不常聚。安得振振然。常飲寢門乎。淚盈盤榻。往往罷箸。比太夫人亡。赴至驚慟。仆地累絕而甦。冒寒暑。沐風雨。二年。卜兆營葬。三黨交稱。祭祀簠簋籩豆之屬。必躬洗滌。晨夕教其子。必稱引古調。嘗曰。學喫虧三字。終身受用不盡。自定安歸後。客淳化三年。復遊廣東。居歲餘。病劇而歸。卒年六十二。當在婁江時。無事彈琴歌詩。畫則三病六法八格十二忌。井井南北二派。窮原竟委。而落筆蕭疎淡蕩。出自天成。蓋先生不以文爲畫。一若無意爲文者。此畫所以至也。論曰。先生行事。似無甚奇特。然事親孝。與人忠。交友信。及其遇事侃侃。不輕徇人。使之當大事。必有卓然可紀者。非世之敦行者乎。筠 厂陶先生。旣爲之傳。其子道復請余文。庶幾哉。能世其家學矣。

邵念魯先生傳後

來交先生晚。然與先生上下千百年。論史傳頗悉。又熟其行事。有人未識者。先生沒五年。故人長老。日就凋謝。疑事無可質。嘉言懿行。亦不盡表章。故以所聞見。雜次爲傳後。

宗伯錢虞山言。不當爲人作傳。傳。史也。而無其職。妄矣。先生大不然。來嘗與之辨。曰。漢非有先生傳。寓言也。在唐則毛穎。李赤。爲戲。梓人。圻者。郭橐駝。爲諷。非真欲傳其人也。宋時乃有傳。先生曰。子不聞鄧宇之傳。固。有本乎古者。太史。輶軒。每採家乘。稗官。紀載。實。稗史。成。龐娥高士。初非國書也。而皆爲傳。傳可也。先生恨舊唐書闕漏。而新書躓。夫劉賈。切直。僅叨文苑。陽城卓異。概居隱逸。思邈清高。只傳方技。李許。姦邪。同登無忌。舊文乖舛。其不若新書遠矣。而先生曰。甯取舊。無取新。先生嘗謂朝廷開史館。宜先正前史。去宋。齊。梁。陳。北。齊。魏。周。書。存南北史。廢三國志。用季漢書。又嘗欲并道學傳。入儒林。曰。吾道一貫。文章經術。何者非道。而宋於儒林外。獨標道學。先生講學宗陽明。學問貫串羣史。尤攻勝國。懷宗末。福唐魯桂。禍亂頻仍。起末了了。嘗屬來網羅舊聞。獲緬瓦二十四片等。目錄三十餘。購之無門。故迄無成書。生平持論。欲復封建。行井田。改學校。曰。封建則君民親。根本固。曾見三代時。有三十萬衆。困於平城者乎。有丐兵食於異國者乎。誠參制郡邑。三吳秦蜀。不以封。燕齊梁晉九邊。並立宗子。以固維城。使人自爲戰。則守在四裔。養諸侯而兵不用。論井田曰。欲復封建。先復井田。欲復井田。先興水利。議者謂中原沙土。穿渠卽塞。則環城之濠。未聞有是也。且有溝洫。則有封植。有封植。則土厚而水定。蓄洩以度。開濬以時。何患焉。議者又謂今皆民田。奪彼與此。勢將生亂。予謂做限田之意。令買田毋過一頃。十年之閒。乘除消息。無平不陂。此天道也。其論學校曰。重經術。廢時文。如試誦說可也。用徵辟。嚴保舉。罰其不稱可也。立明師。養歲貢。如經義。治事分課可也。行科目。復對策。如賢良方正。三試可也。又曰。學校兼騎射。然後用之。可以當大事。今西

北之人不知耕。東南之人不知戰。皆危道也。先生嘗得閩人趙本學陣圖。日夜講不輟。散地無戰。輕地無止。爭地無攻。交地無絕。衢地交。重地掠。圍地謀。圯地行。死地戰。此皆孫子語至老猶言之。娓娓。教來占候歌。取二十八星。分二十四氣。辨五更。以南方午位中爲候。從前未有也。每走四方。潛以狼牙棍自衛。門人陶金鐸。視之以聞。先生曰。往在吳淞。與梁化鳳部將管某遊。偶學之。今已忘矣。其器八面鋒稜。弓刀矛戟。有時鈍折。而此不壞。顧用之無他巧。久而習熟。縱橫不窮。先生壯盛時。負奇氣。狀貌魁梧。兩鬢蒼篋。目光睽睽。如箕。走馬射生之夫。故往往近之。壬辰後過我。則曰。吾自長安掉頭興盡矣。飲之酒。及脣而不酌。曰。吾苦咽數杯。輒頽然假寐。鼾齶徐發。聲如雷震。有頃卽覺。歎不料困憊至此。好學則老而彌篤。門人以節勞請。曰。日暮途長。安敢不力。厭與妻孥對。常寄居蕭寺中。草創傳記。及忠魂貞魄。幽蔽泉壤。而姓名不彰者。爲中夜悲哀。涕淚隨筆下。寺僧驚起。余友人坐慘法死。書再至。趣余爲傳。曰。何賣文以求苟活。而知已弗哭也。嘗言對生友而言。死友之過。不仁。見疎親而言。至親之非。不智。爲人嚴重。有威儀。望其進趨。知爲有道人也。一冠如籊筮。數十年不易。短衣布襪。四十餘鬚鬢。皓然。後生慕先生名。多造請見之。輒畏謝剌剌去。顧接引不倦。與人言。必本忠孝。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先生沒後。二子刻其文若干名。公碩士。多傳其行事者。議論具於文所未盡者。列如右。

豫爲梁先生竹椽墓表

竹椽梁先生沒四十三年。其外孫金豫哭而狀其行。上之庶常厲先生思晦。請爲傳。又請之易堂田君。田

君感焉。爲哀辭。又丐請余文。余辭。則曰。外王父。自汝甯輿櫬歸。於今未葬。余實有罪焉。聞之死者不得葬。謂之蓄哀。生者不得安。謂之蓄憂。子猶吾弟也。而忍不解吾憂。余曰。惡何敢。謹按狀。先生諱選。字子銘。系宋刑部員外郎。稅後。祖允道。官明澤州判官。考元祐。貢生。先生生而穎悟。弱冠卽善爲舉文。年二十九。明亡不與試。是時羣盜蠭起。鄉闈未靖。踉蹌奔竄者數年。先生之母賞太君。竟罹寒暑以死。死之後。兄弟三人。浣補饘爨。惟外王母是賴。故先生終身。惓惓外王母不置。生平喜爲詩。願不喜廓落。噉嘈。新豔。刻琢之詞。溫雅一如其人。所交當世名卿大夫。愛其才。跼屣吐哺。不僅以詩也。而詩則傳。余嘗讀其哭女詩數章。有曰。汝兄廿五騎鯨去。痛汝今翻短二年。又曰。中郎先此捐如綫。宅相從今依匹雛。亦爲淚涔涔下也。先生惇尚愷悌。諸公卿贈遺。悉分散弟姪。孤嫠待給。配偶待周。喪葬待舉者無算。型於家。敦於所親。漸以及鄉人。蓋今之有道人也。而不幸無後。配馬氏。生一子。旣壯而亡。二女子。一適金。豫母也。豫嘗曰。豫孩提亡母。外王母告我。我在汝甯。外王父大漸。歎曰。吾自壬辰後。走長安。走江南。走汝甯。懷王半生。跋涉無甯歲。嘗欲歸老故鄉。作長筵廣座花樹之會。而今不可得已。兄未婚而亡。孫雖繼。天下豈有無母之子哉。言訖而終。嗚呼。貧殘頑鄙者。或安樂。而子孫蕃衍。有道而交者。反蹉跎就老。客死於外。甚者且奪其嗣焉。天乎無罪。豈非天哉。然吾聞先生嗣孫名延賞者。嘗中夜悲哀。撫先生之柩而哭。臙臙祭享。稽首搶地。涕淚如雨。下帷緣盡溼。蓋傷其貧不克葬也。然則先生不可謂無後矣。他日築先生之墓。礪石於旁。麗牲而祭焉。覽余之文。夫亦可渙然而解也已。

劉心弘先生墓表

丙申起

先生諱官，姓劉氏。以考字弘可，號心弘。食貧孤苦，好學不衰。嘗誦大戴勸學篇，至風至荅折，子死卵破，乃喟然嘆曰：物必有所繫，吾之繫，誠在學矣。不幸兄早世，下有弟四人，而太夫人吳老，髮毳毳白矣。祿養急，忍而徙業。萬曆初，遂爲蜀提舉小官，不數年，念寡母在堂，掛冠歸，教養諸弟，族有同室操戈者，先生必欲化導之，始爲設酒食。陳人倫孝弟，開譬禍福，不聽。出金錢爲兩家關合，不聽。復約族長老爲兩家傾信者，反覆告諭，又不聽。後聯兩家妯娌親，委曲調和，如是幾十年。弟兄感悟，銷除怨毒，各涕泣相謝。賦性耿介，不趨勢要。外弟商周、祚周，初歷官內外，至爲家宰，絕足不登官署。有子五人，孫十人。原配王三，世祚之祜。世祜繼馮二，濯鴻有顯者。卒年五十九。祁先生彪佳狀其行，嗟乎！少孤好學，以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卒訕崇尙志節，敦篤孝弟，方廬江毛義、陳留仇香，何愧焉！先生葬後，閱今八十年，其孫名餘者，以祁先生狀亡懼久而泯滅，飾墳乞表道，冀傳於將來也。康熙年月日章大來拜表。

祭朱博成先生文

丙子歲，余爲念魯代草一祭章，頗爲人歎賞。而其子刻思復堂集，午未閒已陸續告成，軼而不載。附錄於此。

於乎！姚江之文，甲於浙東。世有傑人，辛丑則公。公非徒文，惟行鑿古。若愚其容，若虛其賈。純誠爲榦，禮義爲樞。公在邱園，人信其言。旣而筮仕，莫不皆然。出處同塗，語默齊致。挹公清芬，迎公善氣。未煩文移，化馳

而神百里之內。俗歸其真。寇起滇中。震驚秦川。守臣登陣。雀鼠是餐。公無動容。家國兩完。完城歸君。完節歸身。具斯二者。古人所難。公曰。隙駒止足無殆。吾何求哉。賜書故在。以遺子孫。積金不敗。戲復捉刀。南道辰沉。自顧而嘻。何知馭短。晚息江樓。流日羲圖。八索在手。乾坤遽廬。尙有老成。吾邑之式。胡不慙遺。己巳易簣。公奠在楹。於今八年。曷以後期。自公之廉。凡我同門。屬在孫子。敬祖一觴。高山仰止。緜其嗣人。曰公不死。餘教弗忘。涕既隕此。

竹中巢詩集序

王素堂竹中巢集凡十卷。越詩四卷。楚粵詩二卷。吳詩一卷。燕秦齊魯詩一卷。蜀詩二卷。王子曰。詩非獨竹中巢也。而余將以竹中老。故題曰竹中巢集云。竹中巢在越之樊江。有山可以望。有川可以沿。出門則烏棹牆巷。登堂則青漆板廂。入室則牙籤卷軸。三婦之豔。二難之并。相與餐桃花之飯。釀月波之酒。覽魚鳥之飛沈。玩四時之花藥。不出於越。而自堪千古。王子顧徧交上下。通都大邑。山礪水涯。皆有車轍馬迹焉。王子曰。吾將以廣我見。壯我聞。而後竹中巢詩可吟也。今王子刻其詩若干。未成。而樂誦者夥。購之者亦數。其工且美可知。然而王子猶不自慊也。王子曰。四詩之道。言之一國者爲風。言之天下者爲雅。顧義有比興。辭有美刺。闕其一不可以言詩。吾將以竹中巢老焉。而後乃可以長有千古也。然則王子之詩。與巢俱永矣。王子與余爲詩巢友。石帆禹穴閒。謀共置一席焉。而樊江以竹中傳。余烏能以無羨乎。

全越水利攷試文

越州水利之全。其載於志者頗詳。惟曠新昌以溪爲水庫。餘則枕江帶海。襟堤領閘。前賢蓄洩之功不可忘。而目前之利害有切要者。不僅如志所云也。蕭山之縣。有西江塘。有北海塘。皆以防大江之水者也。自蕭山而東。在山陰者曰後海塘。餘則曰江塘。曰海塘。海塘自餘姚而外。海水悍激。築堤以禦之。猶恐不克。無緣爲吠澮灌田也。鏡湖周圍三百里。納三十六源之水。漢太守馬臻築塘。以界湖塘之下。爲運河。自盜湖爲田。而湖廢矣。旱則田爲龜。潦則民爲鼈。明太守湯紹恩於三江築應宿閘。以時潴瀉。而定啓閉。山會於是爲有備。湯公之功也。蕭山湘湖。猶山會之鏡湖也。旣用千餘頃。累侵累復。十存其八。至今猶澤及九鄉。其爲利溥矣。夏蓋山之南。夏蓋湖出焉。積三湖之水。白馬西溪上坡防二年之憂。據兼有菱芡之實。菱葦之材。魚蝦之美。虞之民不可一日無。卽姚民尙有賴焉。而豪強者。耽耽不可支。若餘姚之水。以牟山燭溪爲大。自明嘉靖後。亦侵佃殆半。而諸暨之湖廢者。至七十有二。其可徵者曰湖田。湖田者。泌湖也。旱潦無準。全視乎天。其能無患乎。蓋嘗論治水之道。惟疏與濬。疏厥下流。使海下於江。江下於湖。而水患絕。濬厥上流。使溪足以受水。湖足以蔭田。而水利興。今越之水大者。如前所言已。其次者。溪十五六。河二十。湖二十餘。支流不下五六十。無名者數百。而志總之以數言。曰宜塘者。塘之宜壩者。壩之宜閘者。閘之今壩皆如故。無足慮。所慮者。豪右之私開閘。則命小吏掌之。不過以時啓閉。或修葺而已。而溪河與湖。不足以受水。一旦積雨淫潦。滂沱四溢。山會之民。急啓三江之閘。以瀉水。乃水驟下。而板田又見告焉。其他可知已。然則治越之水。濬爲上。禁侵盜次之。疏又次之。比年潮決海塘。屢興工築。當事者議易土以石。則前人如王

國器。蕭良幹固有所爲之者。一勞而永逸。使之無衝決崩潰之患。其或有道矣。

送張豈石歸湘潭序

余之遊金陵也。湘潭張子豈石寓長干。聞其論議於靈臯甚高。閱十年而張子客山陰。余遇於水澄之巷。夢墨之齋。時余宗華甫在座。酒數行。詢曰。子之至越也。何爲。張子曰。余無爲也。聞越中山川之美。願遊數十年而未得。今子與華甫居僂稷兩山之間。其能告山靈待我乎。余曰。然甚矣。子之善遊也。君子不患名之不立。患友之不廣。學之不成。而氣之不盛。則二者之患。皆足以致之。聞子之遊金陵。越洞庭。涉長江。亂流而渡。欲得徧交吳楚諸奇人。今復以越山川之美。不遠數千里。手鞭鼓棹而來。惟恐後。其氣可謂盛矣。宜其學之成而名之日隆也。顧天下惟舟車之會。冠蓋之所集。入則聯官府。出則交通官闕。數十百郡之人。皆於是乎聚。而奇偉非常之士。亦往往至焉。金陵固一大都會也。張子遊其地。慕義而纏綿者。不過二人。餘落落無當意者。以龍盤虎踞之雄。長江天塹之勢。自明歷三數百年。而非非常之人。不概見。則吾越可知已。山川之僻。不足以發子之志氣。吾懼子之倦遊而歸也。張子試登稷山。閱句踐齋臺。放僂山之陽。目控曹江。望東流支海。滔滔壤壤。得毋有愀愴而嘆不欲觀者乎。豈一邱一壑。轉有勝於通都大邑耶。士不驚聲華。競貨貝。始足有用於天下。乃可貴邪。今張子行矣。將沂江潭。重上長干。訪舊交。方君雖不獲面。吾宗二儒者。固張子之老友也。抱有有用之才。爲客金陵。張子其有得與。無得與。抑所得有加於張子與。無加於張子與。張子不吾告。二儒其必能知之。以上記文

後甲集卷下

會稽陶石簀先生祠。余館之三年。甲午。遂移榻躍雷。近又三年矣。凡有著作。皆出其中。躍雷在東雙橋東。有平仲兩株。干霄直上。過其下。渡板橋。緣涯而東。見脩竹一叢。門啓竹北。路遶竹西。登其堂曰何陋軒。卽躍雷館也。明時爲商謏軒燒丹處。今已易主人。軒前架月臺。臺臨池。池略如卍字。春來鱗魚最盛。堂堂策策。四時皆有花木。其大者棠梨。柏海榴。綠萼。皆數十年物。近種櫻桃。橘。柚。八九株。三年後。當纍纍結實。獨夏無荷。秋無菊。爲憾事耳。東南望香爐。玉笥諸峯。宛如屏障。每煙消雨過。時白雲滿谷。如練如絮。如絲如幔。倏忽萬變。莫可名狀。下雲之門。居人種竹。而掩其半。望之如洞天一角。疑此中有仙人焉。蓋雖非余有。而攬之者數矣。老杜詩。江山如有待。花鳥更無私。余友戒謀正詩。草木有情應念我。煙霞無恙盡還君。其不以余爲知己耶。

過平仲之東。卽五雲寺。寺建於順治初。其始本無名。寺僧天機掘土得小碑。曰五雲山。旁篆小平霞三字。遂以五雲顏其額。中有荷池。在塔院之西。

館西爲珠園。又極西爲華嚴寺。寺前有池。相傳池中有山。名黃琢。晦翁先生題句云。佳水佳山。黃琢奇分。秦望半村半郭。白雲時護華嚴。好事者多爲題咏。欲以補梅溪三賦之缺。余攷放翁碑記云。會稽五雲鄉。有山曰黃琢。山之麓。岡巒環抱。崑崙森立。而地蕪不治者。不知幾何年矣。慶元三年。馬君正卿。崧卿。以餘

費買地築室。乃告於府牧葛公。以華嚴院額徙置焉。據此則華嚴舊地固不在黃塚。卽黃塚亦不在郡城中。未有自宋至今才四百餘年。而岡巒崑嶂已淪入於水。且略無踪跡者。蓋秦望之下有黃塚之山。寺建於其麓。晦翁卒在慶元三年後。或爲之題署。未可知也。唐嚴維遊華嚴守詩。有禮塔雁行成之句。今寺左右並無塔。郡志華嚴寺舊去府東七十里。今去五里。則黃塚山徒以陸記中五雲鄉三字。博會五雲門內無疑也。今會稽三十都。三十一都。三十二都地。宋五雲鄉也。○以上記地。

列子載小兒辨日遠近。淮南子亦有之。本易曉人以小錢置器中望之。不見其肉。別令人注水一盞。便好肉都見。以此推之。日亭午爲近。近便暖。東西早晚遠。遠便涼。近而小者。其本體遠而大者。水光所映也。此卽歷家清蒙之說。

淮南子天文訓。寅爲建。卯爲除。辰爲滿。巳爲平。午爲定。未爲執。申爲破。酉爲危。戌爲成。亥爲收。子爲開。丑爲閉。是建除之名有定也。今歷更迭不常。正月建寅。則日寅爲建。二月建卯。則日卯爲建。其餘除。滿。平。定。緣次而行。亦有疊見者。子日立春爲開。自寅日爲建。如立春前一日爲開。立春便疊一開。以爲建寅之據。二月驚蟄節亦然。是今人活法也。

一日十二時。計刻以九十六刻爲日。而古皆以一日爲百刻。解之者曰。歷家有大刻。有小刻。初一。初二。初三。初四。正一。正二。正三。正四。爲大刻。合一日計之。得九十六刻。其不盡者。置初初於初一之上。置正初於正一之上。謂之小刻。每刻止大刻六分之一。合一日計之。爲初初者十二。爲正初者十二。又得四大刻。合

前爲百刻。但今歷無初四、正四、止初、初一、初二、初三、正初、正一、正二、正三、合之實九十六刻。何耶？今歷一時八刻。有子時、有夜子時、子時者、正初、正一、正二、正三、丑之上、夜子時者、初初、初一、初二、初三、亥之下。以上記日

書蔡傳元祀云云。及秦誓傳鄭氏箋詩云云。於詩書都合。惟春秋不可通。云周不改月。則春秋所書十月雨雪。二月無冰等。俱未爲災矣。云周不改時。則隱公元年。當云冬十一月。不當云春正月矣。胡傳謂是以夏時冠周月。周但改月不改時。此言未確。周末改時。而夫子以夏時冠之。非亂時王之制耶。家卓然兄云。冬正月而改爲春正月。是周之四時。未嘗變易。夫子反使之顛倒。名爲從夏時。實悖夏時耳。史百璠云。行夏之時。時非但正朔。月數必指春夏秋冬。既有夏之時。則必有周之時。若周時春亦建寅。又何必云行夏之時耶。考僖五年正月。日南至。夫冬至必建子之月。此乃謂正月。禮雜記云。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日至冬至。夏至也。而云正月七月。九月徒枉成。十月輿梁成。而孟子曰。十一月十二月。是改月也。桓十四年。春無冰。劉向曰。周春。今冬也。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周秋。今夏也。是改時也。如以夏時冠周月。則昭三年冬大雨雹。本三年秋也。而秋不當雨雹乎。太甲嗣見先祖。正朔事也。乃在十二月者。萬充宗謂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崩年卽改元。可乎。春秋之義。踰年改元。商尙質。其禮簡易。表記云。商人未瀆禮。故元卽位。豈必與周同。奈何以周禮疑商制也。三祀奉王歸亳。亦在十二月者。時太甲喪方畢。已能處仁遷義。不必令久居桐。而明年四祀正月朔。新君有朝見大事。桐在亳都外。俟正

朔迎歸。則是日必不能及朝。正見羣臣矣。故先於歲終月朔。奉之以歸。理勢然也。藉必正朔可迎。則使太甲終喪在數月前。尹忍令其君姑處桐宮。必俟正朔至而後迎也哉。西河毛先生曰。據漢律歷志。引書序及古伊訓篇。文明云。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於先王。誕賚有牧。方明。班固解之曰。言雖有成湯太甲外丙之服。以冬至越蒞祀先王於方明。以配上帝。蓋是年值月朔冬至故云。則是十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祭之時。況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七月之詩。周公陳后稷公劉時事。故仍用夏時。春秋汪氏云。詩以寅月起數。乃民俗歌謠之詞。故隨舊俗稱之。得之矣。至秦建亥以十月爲歲首。是不改時月。漢初亦不改時月。而顏師古輩。必云此係史家異文。爲太初時所追改。則過矣。西河先生據始皇本紀。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注謂三十一年九月庚子。有歌謠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帝若得之臘嘉平。因以十二月爲夏之九月。無論伏不在春。臘不在秋。卽注亦未嘗指爲九月所改。其不足據明甚。又謂二十九年歲首。東游之罘。時方在冬十一月。而改十一月爲二月。改冬爲仲春。據史亦未嘗明言冬十一月刻石文。有時在中春。陽和方起之句。焉知非建卯二月。又引北魏高允崔浩語。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是謬記。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沒於中。南東井方出於寅北。二星何因背日而行。浩曰。此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所云前三月者。建申七月也。以建申七月爲十月。秦漢非改月乎。此尤屬可疑。五星聚東井。史不記於建亥之前三月。而記於建亥十月。故崔浩高允皆以爲謬。若旣改時月。建申之月。秦二

世三年爲冬十月。漢元年亦冬十月。漢史官紀聚東井於十月。不謬矣。且追改則建申十月。亦當改爲秋七月。何仍云冬十月耶。攷史記張蒼傳。蒼爲計相時。緒正律歷。以高祖十月始至灊上。故因秦時本十月爲歲首。不革。兩十月相連。亦屬建亥。本是舊文。若追改。則舊云高祖正月至灊上。故因秦時本正月爲歲首。不革。其文周章正月何月耶。如以兩十月爲建申之月。則秦始皇漢初。非亥正矣。故商周改而秦漢不改。然不可以秦漢之不改。例商周也。或疑改月。則周之十月爲建酉。非連亥矣。夫秦以十二月爲十月。朝賀皆自此始。不必以周之十月爲十月也。曹叡改元景初。以魏革漢正。亦以三月爲孟夏。四月武璽改元天授。以周革唐命。亦以十一月爲正月。故改時改月之說。灼然可據。朱子有云。子丑寅。是三陽之月。大抵三代更易。須著如此更易一番。若秦用建亥月爲首。直是無謂。乃後之儒者。舍其論孟不刊之論。但守詩注及傳說之言。反以論孟注爲未定。紛紛致辨。致使湯武改正。大義因之而晦。亦可謂不善承師說者矣。汪武曹云。於易之本義。兼存夏正。周正。於詩之集傳。猶存夏正。其門人於書之集傳亦然。蓋以朱子平生精力。盡在四書。於易於詩。有未暇更定。於書則以屬之蔡氏。而蔡氏未聞其師晚年之說也。且書咸有一德。曰咸。革。夏正。夏正。建寅也。商革之。則商正月建丑可知。左傳昭十七年。夏六月日食。昭子曰。當夏四月。謂之孟夏。夫以夏六月。而當四月之孟夏。是改月也。其冬有星孛於大辰。梓慎曰。火出於夏。爲三月。於商爲四月。於周爲五月。火。心星也。心必辰月始昏見。見於四月。則正月建丑可知。見於五月。則正月建子可知。已改時改月。先儒亦多從此說。可考而知也。或又引周禮仲春迎暑。仲秋迎寒。季春出火。季秋納火。仲夏

斬陰木。仲冬斬陽木。爲周不改時月之證。殊不知周禮一書。本欲以一代之制。該百王之法。故多用夏正。讀書須貫通。不可執一廢百也。

三正迭用。自是歷三代而然。非夏之時。便有三正也。東萊呂氏解鹵風曰。爲改歲。爲三正之通於民俗。殊未安。須知改歲。乃大概之詞。非真以建子爲歲首也。方靈臯云。農事既畢。將遷於在邑之居。改歲者。明歲也。明歲復將入在田之室。故穹窒熏鼠。塞向墜戶而去耳。墜戶以土坯築戶。至今江北人皆然。此說亦有理。并吞之。

諸侯朝天子之禮。虞書羣后四朝。謂諸侯每歲一朝。鄭氏注孝經。謂諸侯五年一朝。熊氏謂四朝者。諸侯分爲四部。四年而徧。總是五年一朝。其說頗明。唐孔氏謂孝經注。疑非鄭注。熊氏之說非是。今尙書蔡注。則主熊氏說是也。若周官稱六年五服一朝。則是六年一朝。周禮大行人職云。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要服六歲一見。此言侯服一見在元年。再見在七年。甸服一見在二年。再見在八年。男采衛要以次而見。周而復始。亦是六年一朝。但周官來朝。止言五服。而大行人於五服之外。更有要服。要服者。蠻服也。周語蠻夷要服。在王畿四面。各距五千里之外。周官首言六服羣辟。罔不承德。而後止言五服。意者蠻服來朝。不在期限。羈縻弗絕。周禮以之爲百王之法。特廣而言之乎。果爾則周官周禮。本可相通。而後儒自以爲不合也。至王制五年一朝。與五年巡狩並言。則周時直無此巡狩之制。宜鄭孔注疏。據子太叔語。謂此文襄時所制也。鄭注。大行人朝禮。與周官不符。唐孔氏引歲聘以

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大行人職合。然叔向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再朝而會。十二年再會。計十二年之中。凡四朝。大行人所言。依鄭注。則十二年中。侯服十二朝。甸服六朝。男服四朝。采服三朝。要服二朝。終不相合。且叔向所言。是朝晉之禮。非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言貢物。謂因貢而見。不必皆君自朝。惟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問與視遣使。故不言見。而言時聘。殷類。以見爲遣使。更非周禮本意。陳祥道謂元年諸侯盡朝。此後則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以至三歲。四歲。五歲。六歲一見。又謂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雖於周禮本文。前後未洽。而元年盡朝之說。頗爲有理。至要服朝之歲。五服盡朝。無據也。

諸侯聘天子之禮。則周禮大宗伯職云。時聘曰問。殷類曰視。王氏謂王之所以撫諸侯者。有徧撫徧存之禮。諸侯於不朝之歲。其能忽然乎。於是。有時聘之禮。王於諸侯。有賀慶憂恤之禮。諸侯於天子之善與災。可但已乎。於是。有殷類之禮。此則比年一聘。有事而類。與鄭孔所言。有事而聘。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以聘禮來類天子。甸男采衛。要隔五年一聘。三年一聘。而侯服則絕無聘禮。其說不同。恐祇以王氏爲據。如王制所謂三年一大聘者。亦不足據也。

諸侯相朝聘之禮。則周禮大行人有歲問。殷聘。世朝。而無三年一朝。聘儀。有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而無殷聘。世朝。鄭注。殷中也。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聘也。鄭司農云。春秋傳。孟僖子如齊。殷聘。此正與記久無聘。世朝。事則聘焉同。孔疏亦以殷爲中。而以僖子如齊之年。與此數不相當。是以殷聘爲卽三年大聘也。若叔向謂十二年之中。四朝八聘。子太叔謂三歲而聘。五歲而朝。蓋叔向爲晉地。則欲諸侯朝會之數。

子太叔爲鄭地。則欲諸侯朝會之疏。左氏又謂古制。諸侯五年再朝。以脩王命。皆不足信。當以大行人爲據。而增三年大聘於其中可也。以上記典禮

太子體不安。詔使褒等皆之。太子舍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撰作。疾平乃反。從古無以詩文醫病者。有之。自宣帝之於太子始。乙未六月病後書。

杞殖字梁。春秋齊人也。距趙及秦。築長城不啻數百年。何燕泉謂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城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似已。但世人謂秦築長城。有范郎之妻孟姜。送寒衣至城下。聞夫死。一哭而城崩。與梁妻原無涉。不必指其爲杞城與否。貫休詩云。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乃誤之誤矣。杞梁死於戰。非死於築城。

竊人文字。由來已久。上官大夫於屈平是也。因思世閒庸妄人。亦未有不愛惜文字。其不愛惜者。惟目不識丁耳。但以屈平之才。何惜此一蓑。且草藁未定。而欲奪之。意上官大夫亦小有才者也。

杜子美行□□於水濱。得一石子。有文云。詩王出在陳芳國。九夜捫之麟篆熟。聲振扶桑享天福。杜懷之入蔥肆。聞空中語曰。邂逅穢吾。今汝文而不貴。自來編杜集者。皆不識此事。余聞之。鴻寶倪先生之子無功。云先生口授者。

白樂天女金鑾。於元和三年生。五年遂死。有詩云。衰病四十身。嬌癡三歲女。又云。病來纔十日。養得已三年。其念金鑾詩云。况念天札時。啞啞初學語。與爾爲父子。八十有六旬。其爲三歲無疑也。雲仙雜記。金鑾

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殆是乚筆。今人誤爲生時書。不可不辨。

南唐先主李昇。受吳禪。奉楊溥爲讓皇帝。受禪而奉爲讓皇。與封某公某王者。何如耶。

五代時。徐知詢與知誥爭權。知誥召知詢飲。賜之酒。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分其半以進。曰。願與兄各享五百。誥色變。伶人申漸高。前爲談語。掠二酒飲之。趨出。腦潰而死。余按申漸高不死也。時知誥爲中書令。未篡。後於苑中舉觴。謂宰臣曰。近京皆報雨足。獨城中不雨。何也。諸相未對。申漸高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卽下詔。停一切苛稅。事見金陵志。

五代蜀亡後。宮人費氏。所謂花藥夫人者。入掖庭。私畫昶像以祀。宋太祖問之。以張仙可祈子爲對。昶昶降宋後。每朝見。輒揮淚而出。太祖譙李煜。錢俶及孟昶。許作各國樂。是太祖本識昶。花藥夫人敢欺耶。夫人所祀。實張仙明矣。而世又言張仙卽梓潼神。事出稗官。皆不足爲信。

歐陽脩任河南推官。親一妓。時錢文僖公罷政。爲西京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府。一日宴於後園。客集而脩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座相視以目。公責妓云。未至何也。妓云。中暑涼堂睡著。覺失金釵。猶未見。公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償汝。歐陽卽席云。柳外輕雷池上雨。雨聲滴碎荷聲。小樓西角斷虹明。闌干倚徧。月華生。燕子飛來。栖畫棟。玉鈎垂下。簾旌涼波不動。簾紋平。水晶雙枕。傍有墮釵橫。座皆稱善。遂命妓滿酌賞脩。而令公庫償釵。戒脩少戢。脩甚怨之。後脩五代史十國世家。痛毀吳越。又於歸田。

錄中說文僖數事皆非美談。希白公嘗戒子孫曰。毋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觀親妓事。意文忠或未免。而國史恐非修怨之筆。且文僖戒以少戢。亦愛人以德。何反爲怨乎。又柳外詞亦與失斂未見語不合。未免牽率。武肅王廿四世孫錢泮。表而出之。亦善則稱親之意耳。甲午季夏。閱錢氏續慶系譜。志之。

呂蒙正妻。本宋氏。宋史本傳。淳化中。右正言宋抗上疏忤旨。抗蒙正妻族也。坐是罷爲吏部尙書。先是蒙正父龜圖。多內寵。與妻劉不合。并蒙正出之。頗遭窘乏。及蒙正登第。迎二親同堂異室。孝養備至。俗以蒙正妻爲其父所逐。又譌劉爲妻。殊溷亂。○避暑錄云。蒙正爲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爲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爲龕以居之。凡九年。後諸子卽石龕爲祠堂。名曰肄業。富大忠爲之記。今人以傳奇破窰事爲準。志書亦沿俗論。并龍門寺僧亦易爲木蘭寺僧。可惜也。余按破窰事。見堯山堂外紀。卽蒙正與其母劉氏事。外紀又載蒙正相府歸衙時。有雪沾衣。欲斬其役人。妻因舉破窰中撥盡寒燼。一夜灰之。詩諷之。或者妻亦在窰中。未可知。要之。蒙正妻非爲父所逐則均也。

浙鹽曬煎甚艱。明初與他處均課。故男婦雜辦。日夜不休。民間相戒不得嫁女與竈戶。至嘉靖中。鄆懋卿爲大巡。目擊其苦。繪圖以進。其課乃輕。此與趙文華築寧波新城。以避倭患。正同。姦臣之得長有後也。其以此乎。

明季一條鞭之法頗便。然南米一并在內。後復徵南米。顏料油藥等項。無不在內。後復有雜項。此條銀中。

未詳注名件故也。宋時夏秋沿納如鹽麴名件頗碎，有司請合并一名，以省帑鈔。時程文簡爲三司使，謂仍舊便，若沒其舊名，恐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矣。因是歎文簡爲遠識也。

熊廷弼之死，余宗集公伯爲錦衣經歷，親見其事。云日間以布囊繫頸，在獄中向空而拜。提牢者指以問何物，曰：謝恩表。提牢者云：囚安得上書？熊笑曰：此趙高語也。夜半取以出，曰：有旨就訣。熊曰：已知。顏色不變。至部堂，爲置酒，不食。火炬中擁而行，至西市，戮之。聲如砍木，乃獄中長枕也。諸人皆皇顧失措，急詣魏忠賢求救。忠賢曰：有是哉！此君必得異術，毋索，索則事泄。何以謝敵人？急取獄中容貺相似者戮之，傳首九邊。邊人義之者，刻香軀合而瘞之。

藥身云：明熹宗時，金錢皆耗於內臣之手。兵興以來，帑藏皆盡。將累朝所鑄銀甕、銀盃、罇、鼎、重器，盡輸銀作局，銷以充餉。故餉銀多有銀作局三字。廷臣動請內帑，內帑惟承運庫耳。外閒解承運庫者，一曰金花，一曰輕齋。金花以供后妃，金花宦官宮妾賞賚，輕齋以供勳戚。及京衛武臣俸祿，隨進隨出，非如唐德宗私庫聚而不散者。承運庫中有甲字等十庫貯方物，天財庫貯錢，以備內外官軍賞賜。古今通籍庫貯書畫、符、券、誥命，東裕庫貯珍寶，外東庫亦貯方物。庫盡此矣。野史稱甲申之變，大內積金十餘庫，未知十餘庫何名也。紛紛各上好聚斂，而不發內帑，以致國亡，豈不冤哉！賊之金錢，皆沿途抄略，城破後拷廷臣及內臣而得之，不知者遂皆謂內帑物也。

明闖賊陷京師，永壽傳旨後宮自裁，已還報。張皇后縊崩矣。有魏忠賢養女任氏者，美而姣，初爲熹宗貴

妃。至是自詭爲張皇后。挾宮中璫賄。借一少年出都城。歲餘金盡。悲語聞於官。縛送京師。衆謂張皇后不死。驚惋聚觀。永壽從衆中指罵曰。此任貴妃何爲者。妃亦識永壽。泣下。舊史乃謂后青衣蒙頭。步入城國公第。後事遂不明。明弘光之稱德昌冒也。以故童妃來奔。必致之死。金道隱及黃梨洲米壽圖皆言之。從無言童氏在獄生子者。紀略云。童氏者。河南人。自稱上元妃。河南巡撫越其杰。巡按陳潛夫。具儀從送。至南都。上大怒。下錦衣衛獄。童氏色美而甚口。秉筆太監屈尙忠。至獄一見。便知其姓名。但所言王宮事多不合。乃刑之。言在福王府爲西宮。又言爲邵陵王宮人。且曰。吾之與王別也。嚙胸爲記。分金爲質。別後生一子。今四歲矣。在獄中時時號泣。念其子不置。旣被刑。稱病。上命醫調治。候鞠。一日忽不肯飲藥。求獄官爲之祈禳。自言已干支。生三十二年八月十三日子時。與夫同日同時。而夫長七年。獄官乃詭爲之禳。童氏稱謝曰。我不忘先生也。居數日。產一男子。屬獄中侍女曰。勿洩。洩則我必死。累汝矣。因投之廁中。復下刑部獄。五月壬辰。南都破。童氏出獄。不知其所終。余以問靈臯。靈臯云。後爲尼。友人某某咸見之。又云。一太監隨侍童氏。猶時言弘光負義。太監云。爾時已有傷。帝豈肯認其言。獄中產子事。與紀略同。而以童妃爲真。又與紀略異。不七十年。而真僞紛紛難據矣。附識於此。

陸稼書先生宰嘉定。民有逋糧者。將責之。祈哀俟下。限及期。果盡完。先生怒曰。若必作賊矣。向累比不應。知汝窘。無親戚援也。今何以得此。民大慟曰。公爲宰。焉敢盜。某恐累公考成。賣女與隣家。以完公事耳。呼隣父子。訊之確。并令民女偕來。視女相莊。雅隣之子。粗識文義。卽令女拜先生爲父。夫人授以簪珥。鼓吹

合登隣子奮志。竟列庠序。邑人稱之。

吾鄉諸同志。卜構別業於宛委閒。名曰詩巢。溪山秀爽。池館清幽。暇輒聚而觴咏。始於商君和。何君嘉瑞。錢君爲鰲。徐君之熾。厲君煊。朱君悅仁。王君佐齡。田君易。魯君國書。劉君正誼。共十人。繼益以李君登瀛。王君鶴齡。施君敏。魯君士。余君懋杞。暨余成十六子。比四方稍稍知有詩巢矣。諸同志擬巢中祀鄉先生五人。而以亡友商。何。錢。徐四人配食於廡。五人者。唐則賀季真。方雄飛。宋陸放翁。元楊廉夫。有明徐文長。鄉先生以詩名者。不僅此五人。而祀五人者。志最也。

歲暮二十六日。烹豕以祭。先朱子。依婺源俗。就中堂二鼓行禮。而越俗用豕不烹。先祭上下神祇。亦不拘

二十六日。以上記事

先大父言。崇禎戊辰七月廿三日。見天開眼。若巨舟然。紅綠相間。瞬瞬而動。余疑此天裂也。陽衰則有之。晉羊襲吉。見天開門。其內雲霞燦爛。樓閣參差。宋王旦正見天門開。豈天果有樓臺。果有門。又有眼耶。

順治三年秋八月。大兵破同安。同安有諸生。號猷尾。省回過羅溪山中。見所稱生閻羅。先以摺紙置硯底。視之。云。猷尾死半途。同安血成溝。嘉平斷人種。安海成平浦。生悚然。至小盈嶺下。果遇兵而死。朱成功以斷人種爲斷人掌。俘者皆斷其掌以應之。其後毀安平鎮。破廈門。廈門土人名嘉平。語皆驗。

康熙癸酉除夕夜。越中見燈火滿路。絡繹不絕。人皆疑爲盜賊。鳴金鼓。備器械。不敢假寐。至明年元宵乃滅。

甲戌年仲夏。越中田生黑蟲。狀如蠶而細。至不能容足。廿餘日。食麥苗殆盡。忽一夕雷電雨雹。次日視之。如洗矣。

己卯順天鄉試。十八日夜半。聞小兒啼聲。於明遠樓上。獲女兒甫生。監臨命送育嬰堂養之。

余族姪一吾在館中。見百合長苗。偶拔得一本。乃蛇也。首卽百合。而尾能盤旋。未知蛇化百合。抑百合化蛇。譚景昇化書云。山蚯化爲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亦不可解。以上記異

諸葛忠武侯。自比管樂。都不解其意。卽管勝於樂。况武侯耶。一日。譙息柯亭。與張豈石論此事。張曰。此武侯寄託。非謙也。管仲有尊王之志。而樂毅爲燕執仇。武侯之心。千載乃想見之。

呂淵一名黻。字壯思。遊京師一年。南歸來學。問與諸達官游否。淵曰。舜有擅行。未免爲莊生所笑。其言似有味。錄之。

洋棚秦某者。年六十。子孫行列。有父且九十餘矣。時作怒。以手椎某頂。旁人語秦曰。某不解。九十歲老人作怒。椎六十兒子。使子孫輩見之。何以爲顏。白菴曰。六十歲人。有三四十歲兒子。一二十歲孫子。尙有九十歲老人。椎其頂。豈非人生樂事乎。此言眞解人。

甯波周容。禎朝時。頗懷忠義。晚節凌蘇。人多笑之。有言古商容。今復有周容者。一生曰周容。卽商容也。其人問故。生答曰。在商曰商容。今從周。則曰周容耳。

山陰余某善媚。徐吉甫惡之。一日以命示吉甫。吉甫曰。子今無大咎。入夏恐病。問何以驗之。吉甫曰。驗之

孟子曾子曰。脅肩諂笑。病於夏。

余在金陵闈署中。見塾師有舉成語者。每言絕對。一日。舉東堂長老。坐南朝北。喫西瓜之語。卓然兄戲對一聯曰。冬烘先生。盤春過夏。打秋風。一座粲然。

徐仲山先生舉博學宏詞科。未雋而歸。益都相公贈一聯云。北闕上書。識盡西京才子。東軒賜食。歸貽南國佳人。先生夫人商氏。前明冢宰等軒公季女。年八十餘。容貌如二三十歲好女。朝夕惟飲乳汁。戀花耽書。至今不衰。自先生歿後。此聯亦藏棄久矣。

頃年余欲卜居他山。而無資。因貽書周秉均。方平云。舟過臯部。見南山之下。有亭翼然。峙於其巔者。雞頭山耶。此閒離塵俗已遠。而郡城相去又近。居人稠密。因崖結構。又聞衣食饒足。無一貧者。余倘得買田數畝。便當卜居於此。與吾子敦詩說禮。一化其喬野之習。

古文有遺句。不可不知。如出師表中。專言劉繇王朗。不征不戰。並無一語及蜀漢。竊謂未解。上必有今舉朝君臣思欲效之九字。此翠微樓集中語。良有理。以上記語

月令以夏至爲長至。至極也。日之長於是極。恐不足繼。危之也。郊特牲以冬至爲長至。至來也。日之長於是來。陽之始長。喜之也。

聘義云。孚尹旁達。信也。陳注云。孚。正也。尹。亦正也。談苑醍醐。據鄭注。詆此條爲不通。按鄭注。孚。一作篔。尹。讀竹箭有筠之筠。蓋謂玉之滑澤如女膚。緻密如筠膜也。以滑澤解孚字。與溫潤而澤句複。恐未爲的說。

文。瓜子曰孚。是鳥伏卵。而用爪以撥其卵。卵破而子出。則卵中有表有裏。孚卽卵之表。亦與竹箭之筠之膜相似。又古字義。孚作泛解。正與旁達對。則以正解尹。更亦無害。尹。正也。出爾雅。

皇祖皇考諸皇字。未達其義。周密云。詩思皇多士。詩史引顏注漢書云。美也。急就章注云。正也。大也。秦誓孔傳。祗訓皇爲前。

賜字有解盡義者。阮亭先生詩。昨朝下成蹊。今日俄已賜。云見古樂府。僅字有少餘二義。自宋以前。多作餘義解。

亦洪崖打白洪崖打與也。此屬方言。

隔是猶分明。是也。唐詩多用微之詩。天公隔是妬相憐。何不便教相決絕。又有作格者。樂天詩。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容齋隨筆云。格是猶言已是也。

內典云。福不唐捐。古以翻空梯爲唐梯。今謂亭館無壁曰唐肆。唐訓空。詩云。歲月唐捐去。

花未及時而早放者曰唐花。此當取羯鼓催花。或則天遊上苑詩意。

樂天詩。出爲差科頭。入爲衣食主。差謂差遣。科爲科斂。差科頭三字甚新。時樂天爲蘇州刺史。方書言一字。蓋二分半也。二字分其半爲一。

夾漈論堯取壘土爲名。舜取穠華爲名。禹取於獸。湯取於水。桀以喬木。紂以釋絲。路史從之。謂是名而非諡。此至當而不可易者。觀堯之咨舜。舜之咨禹。與二十二人同例可知也。古人朴略。不特死無諡。生亦無

字故臣下稱君。輒加一字於其上。以示尊崇。若帝堯、帝舜、大禹、成湯之類。世本竹書等。紀諸名字。紛紛皆譌耳。

父可稱公。侯昱之語。王丹是也。叔姪可稱父子。疏廣之語。疏受是也。子可稱臣。酈炎之白父是也。子可稱卿。先主之語。後主是也。夫之姊妹可稱姊妹。班昭之於曹豐生是也。兄弟之妻可稱姊妹。曹大家女。誠之嫂。妹是也。夫兄之妻可稱嫂。張負之戒女孫是也。夫之兄弟可稱兄弟。古人之稱兄公是也。爾雅云。妻之舅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今無此稱。有稱之者。怪矣。

六朝謂奉道之靜室曰治。謝靈運養於錢塘。杜明師之治。

齊人謂麩爲媒。謂鱸爲豸。

楚人謂冢爲琴。故六安大冢。舊名公琴。卽臯陶冢也。以上記訓詁

金陵王安節。與弟伏草。皆以工山水擅名。余親與之游數年。池北偶談。香祖筆記中。並記此一條。誤爲工花鳥。又以苾草爲兄。皆非實。

顧魯眉在長安。一日訪友。見一丈夫在旁舍。方焚爐香。友與顧言星鑑諸事。顧未信。其人忽前言。先生信夢乎。顧對曰。夢隨心使然。亦多恍惚。不足據也。其人遂劇言夢之足信。且言某能使人夢。但隨所欲。默禱於晝夜。卽夢見。顧曰。徐試之。顧是時無子。遂默祝。夜夢一朱門雙掩。推之入。見數婦人。一替者。雜抱二子。次日再默禱。家人安否。復夢朱門如昨夜。推之入。覺稍輕易。見其父及家人。笑語如平時。後隨禱。隨夢入。

門愈便。如是五七夜。無不應者。問其姓曰魯。名曰皦。字繹先。楚之嘉魚人。年可五十許。屬顧以此事毋洩。洩恐禱夢者來也。別數年。忽遇於禹陵。言欲往諸暨。且遊天台鴈宕耳。又數年。一寓書言顧家中事甚悉。人不及知者。皆揭之。又言君負才使氣。不聽吾言。又言後當待我於黃山。事甚怪。其書猶存顧家。竟不知何等人也。

余友金補山。自辛卯公車一別。至今六年。正歲聞其自江右旋里。急思一晤。至大營門北。見數人拜東府福王祠。知其中爲補山也。以霖雨不及呼。至其家待之。而不料遂開頭去矣。朋友會面之難。竟有如此者。補山以成天才豪放。下筆雄雋。而又能讀破萬卷。吾黨中惟陶半村。思淵一時瑜亮。其倚馬可待。則宋西洲祖昱爲唐虞之際耳。今以貧故。奔走四方。余嘗讀其七歌行。字字酸痛。真不減少陵同谷歌也。

會稽馬伯槐先生。年六十九歲。介余門人。薛人起敬韓來見。其虛懷卽後生中未有也。每有著作。必繕寫請正。不知余何以致此。先生爲自壽詩三十章。盡平聲之部。其中如千古功名爭漢鹿。百年心事負山蚊。無方換骨添新病。有字撐腸是故交。愁來易失忘憂草。老去難求不死方。人間鳥道九封一。世事桑田海閱三。皆佳句也。其尊甫韞齋先生。嘗爲遼左都閫。上書言事。酉戌之際。國家方開滇黔。又以夙姻輅略。克威厥功。後挂冠旋里。其門如市。人皆樂與伯槐交。而不知伯槐以窮老也。其自壽詩。余嘗爲之序。

余自二十授經。至今二十餘年耳。弟子不過百餘人。而徙業及死亡者已衆。其最可痛者。傳廣師晦。施鼎。曹廷一。廷一日誦數千言。久而不忘。精於算法。余方屬以溝澮同成。及四時置閏之法。而乙未遂亡。師

晦係厚村王嬰次子。行文短小清新。在文簡公祠。從余學詩。一日咏鴈影。有曰瀟湘一夜雨。雲斷暗相依。咏水中雁字。曰千行不盡相思句。一到衡陽擲筆回。歎其從余不久也。丙申果亡。

余門好學者。以胡維藩壯居爲最。而熟於史事。惟金式玉無瑕。無瑕性至孝。其母夫人患病。嘗割股和羹。妻亦不約而同。服之遂愈。後病復割股。竟不效。夫子曰。其愚不可及也。

謝煥字其章。八九歲時。便略解小詩。一日其父於樓上命客王瞻山。明高唱二句曰。聞說超宗有鳳毛。小樓今日見兒曹。意輕之也。煥應聲曰。須知也是三公相。要與先生解贈刀。王因好好連贊不已。復以贊不已三字爲題。煥曰。本是無知識。裁詩亦妄談。高軒今一過。謬賞愈增慚。今十五歲矣。方學制義。未暇吟咏也。瞻山每向余道此事。從容問煥。末句何解。煥曰。呂虔以刀贈王祥。祥爲三公。祥後復贈覽。煥本以祥擬先生。以覽自比也。煥時本師樂字典臣。四明人。亦頗解吟。

晉八仙塚。在白塢山。山頂有窟穴。余外王父周文子先生墓在其麓。面西北而位南。正對周家灣之宅。先生諱光。演爲府學生。五十年。樸誠自守。言笑不妄。蓋今人中古人也。外曾王父爲崇慶判官。清初以募夫之役。累費千金。遂貧。外王父遇人盜其物。輒疾行避之。惟恐其見。自外王父卒後。二舅氏相繼淪亡。一內兄無子。今年亦死矣。尚有一存者。又得心疾。將來無主祀。天道真不可知也。術者謂白塢山不吉。竟不料至此。

余妹適錢氏。六年而孀。惟存一子五歲。名錢增。茹苦食辛。以守志。其叔不顧也。分田僅數畝。母子熒熒無

依乙未歲。增復患瘡而死。時增在余家。雖小兒儼若成人。一日老母以餅餽與之。適有客至。復取以與人。曰。少頃。卽還汝。增答云。我不須餅。與我錢數十。我將奉阿母用。嗟乎。十歲小兒耳。能知母苦辛。如此有人心者。不知未亡人之痛耶。

永福寺主僧三省者。一日來謁余。余聞其能詩。以友人夜雨長溪痕詩十餘首示之。隨屬其點定。極知去取。因請誦平生佳句。僧朗吟曰。忽聞落葉響。乃是山僧吟。此余二十年前舊句也。不知僧何以得之。又成誦於口。輒以自况。余門人鈕湘楚三。愈齋汝維。往來最久。遂與俱來。將覓其全詩覽焉。

舊天師者。爾若之弟子。內衡之法孫也。主傳心十餘年。歌詩談琴。有雅人深致。上座演法華。孔雀二經。人天供養。士女雲集。始甯葛我培贈師一聯曰。說四十九年法。曰何嘗說法。點悟了山中頑石。解百千萬部經。是真箇解經。歡喜煞座上如來。余與陶君素書姪孫錫文。由鮑柳二姑峯。踰師古奧。晚憩傳心寺。尋師夜話。共得詩三首。今我培素書錫文。皆墓有宿草。而葛師亦圓寂久矣。人生如電光石火。欲不朽。何可得也。詩附錄於此。寫憂攜數子。攀陟此嶙峋。流目山南居。高下如蜂屯。玉碎川流細。金鋪隴色新。四野暝烟合。峯浮雲外身。落日吐餘光。水波生萬鱗。飛鳥喧投樹。微風涼吹巾。坡陀陰厓路。回首更逡巡。一茲山匪奧。區師古乃中谷。丹青山名峙左右。兀若龍象伏。秋晚石渠寒。草根鳴瀝縮。惟餘長江流。滾滾遠在目。平岡偃古松。斷崖依脩竹。鐫石土花填。摩挲不忍讀。靜聽鼓鐘聲。循牆走佛屋。二老僧向我笑。卽栗穿中堂。香廚晚飯熟。咄嗟供客嘗。坐久月上遲。徐步窺南牕。篁徑涵翠彩。籬落映微茫。須臾林樾開。寶月懸華幢。宿

鳥報初更。遊人樂未央。何當巖上棲。愧乏山中糧。

上三〇以人

溫州雙門外江心寺。相傳王龜齡讀書處。寺有月季花一株。其高並屋。花大如四寸盤。是龜齡手植。至今猶在。

蕪湖寄書桃。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餉友。曰寄書桃也。種自西蜀。

海陽有香棗。蓋取二棗刊剝疊成。中屑茴香。以蜜漬之。好事者持爲遠餉。詢其始。則商人婦所爲。寄其夫者。義取早早回鄉云。

海市以聲。蜃樓以形。是海皆有。不必登州也。廣州虎門合蘭海。每歲正月初三四五日見海市。蜃樓黃太冲先生言。甯波有海市。但不言定期。吾郡李位中。顧魯眉。家始甯。常見蜃樓。倏忽萬狀。多在三四月中。每見則氣多熨焯。天將雨。

畫上垂帶。左名驚燕。右名想飛。余聞之二僧定。不知出何處。

瑤瑁背有甲十三片。海人養以鹽水。飢以纖鱗。遇甲子庚中日。輒不食。謂之瑤瑁齋。見虞衡志。

荔枝帶莖翦下。去葉去莖。勿犯手入磁瓶。至六分。灌好白蜜。至七分。紙封泥口。寄遠可藏半年。開用時。以水洗淨。鮮香不變。

玉茗花。海紅花。舊謂皆山茶。正不然。古詩云。淺爲玉茗深都勝。大曰山茶小海紅。山茶海紅皆紅色。而玉

茗千葉微碧其潤如玉都勝想亦玉茗之類也。以上

世言伯益爲皐陶子皐陶掌刑伯益掌火故其後秦二世而亡此謬也左傳楚人滅六臧文仲曰皐陶庭堅不祀忽諸史記伯翳之後封於秦皐陶之後或封英六是秦不出於皐陶陳杞世家云伯翳之後周平王時封爲秦垂益夔龍其後不知所封所秦不出於益益非皐陶子其以秦爲出於伯益者誤以伯翳爲伯益見史記有伯翳佐舜調馴鳥獸語與尙書咨益相合不知其爲兩人也且秦并不出於伯翳中侯之言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爲戎胥軒妻生中滴胥軒者仲衍也中滴者蜚廉之父也蜚廉實戎種非伯翳之苗裔明甚故中侯不欲以爲大略之適而孝王不察誤以爲伯翳之後而邑諸秦弱晉以牛易馬暴秦以呂易嬴皆當時惡秦晉者爲此語恐非實錄魏書以拓跋氏爲系出軒轅遼志以契丹爲系出炎帝西湖志載元順帝爲宋恭宗子皆疑不可信者

章氏之先出於炎帝神農氏本姓姜其後伯夷嘗爲四嶽佐禹治水土有功虞夏之際封於呂子孫因以爲氏呂尙佐武王定天下封營邱其支孫虎別封於鄆傳數世至偉周夷王時去邑自稱章成王至胡公祥而鄆亡祥裔孫韜遂以章爲姓傳至秦時有章邯者封雍王弟平仕楚爲上大夫其後苗裔也自楚至漢魏平後子孫無顯者十七傳而至松樵仕晉封三秦王生四子曰巖曰評曰展曰長巖收大散關有功封上大夫評爲兵部尙書展前中散大夫後各自爲派。評卽今蘭溪族祖展卽今射梁族祖而巖於永嘉之元年出守泉州遂家於南安南安者閩地也閩有章氏其始矣巖之子曰道蓋爲廣平太守生法尙法尙生昭達仕陳爲

大將軍封邵陵郡侯。自昭達以後，又七傳而至。及仕唐爲康州刺史。由南安徙建州浦城。自是浦城爲天下望族。及生三子。其幼子曰修。爲唐福州軍事判官。修生仔鈞。後避閩王諱改鈞。閩王審知時。爲高州刺史。檢校太傅。是爲太傅公。宋慶歷初。以公玄孫得象輔相功。追封瑯琊王。謚忠憲。配楊氏。因世居練湖。故稱練氏。封渤海郡君。越國夫人。當太傅公仕閩時。邊鎬王建封二校。坐法當斬。夫人爲請而釋之。其後南唐遣江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鎬爲行營招討使。建封爲先鋒橋道使。破建州。將屠其城。時太傅公歿。獨夫人練氏存。其子有從建安節度使幕府者。夫人因家於城中。二校持贈金帛。且遺夫人一白旗。曰。植旗於門。吾陰戒士卒勿犯矣。此所以報也。夫人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否者吾與衆共死耳。義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今所謂全城章氏也。太傅公一十五子。咸躋顯要。六十八孫。相繼蟬聯。其第六子曰仁郁。仕南唐爲建州觀察。推官。檢校尚書。比部員外郎。生三子。其季曰文綜。爲宋廣州東筭令。生二子。一曰儵。爲尚書都官郎中。生四子。一曰峴。爲郊社齋郎。生三子。一曰柏。柏無子。繼太傅公第五子仁徹派。案子綜。案即質夫先生。綜元祐戊辰進士第一。歷陝西都運戶部員外郎。累官龍圖閣學士。忤蔡京。由浦城徙越州。山陰蘭亭街。越有章氏自此始。綜生蘋及蕘。蕘生汲。汲生會。會生魯。魯生伯達。紹熙五年。授迪功郎。湖廣郴州判官。生一子曰彥武。行添十九位。光甯間。由山陰蘭亭街遷會稽黃家堰。後遷於僑山。是爲始祖。今子孫爲僑山人也。自南安巖至僑山彥武。凡二十五世。浦城及至僑山彥武十五世。太傅公至始祖彥武十三世。山陰綜至彥武七世。氏族源流舊本受姓源流改。裔孫大來曰。氏族之原。其來也遠。由近世而推之古。又由

古而推之上古。五帝以前本同一姓也。其世遠而言湮。而世本外傳或稍稍可紀。其不可紀者。好事者或妄加補輯。又近扳諸同姓。或貴顯者爲骨肉。謂之通譜。魏晉以來。往往有之。甚至一人告勅。三代名諱。傳諸同姓。私以財利。上則欺罔人君。下則貨鬻先祖。以此爲譜。反不知無譜爲愈。故宋歐陽氏、蘇氏咸斷自可見之世。而復分別遠近爲詳略。誠慎之也。吾章氏得姓之繇。實本於呂尙苗裔。偉去鄆邑爲章。言章氏者。紀實當自此始矣。然呂之先爲姜。姜出自炎帝。太史公齊太公世家詳言之。而春秋言齊申呂許州向紀姜姓也。咸本自炎帝。與章國任姓異。春秋隱十一年疏引世本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謝十國皆任姓自黃帝其言似可信。故以首氏族源流著於篇。舊本言炎帝頗詳。大都出外傳。多不可考。又以匡章爲章氏。益無足據。余略而弗書。自章平以後。或絕或微。中間猶有世次。而自松樵公下。蔓延雖遠而有證。則咸以次並紀。使後世子孫。知章氏祖宗其遠且盛如此。亦重本之義也。獨太傅公仕唐季。言人人殊。紛紜舛錯。迄無定國。其謂仕後唐者。誠意伯說也。謂仕南唐者。浦城著望說也。謂仕唐天祐者。陰德錄也。而舊本受姓源流。直謂仕唐昭宗龍紀間。余恐其失實。非作譜之義。特廣爲考證。刊其謬誤。太傅公以三策干閩王。王以公表奏授公高州刺史。檢校太傅。閩王者。王審知也。審知爲閩王。實在梁開平三年。當昭宗龍紀天祐中。何以稱閩王。其謂仕唐謬。邊鎬。王建封坐法當斬。夫人請於太傅公釋之。二校奔南唐。公不仕南唐明甚。而謂仕南唐謬。太傅公鎮一方。至三十年。其卒也。在晉天福之六年。二月四日見宋濂章氏家乘舊序唐起莊宗歷明帝。以至閩帝潞王。入晉天福六年。纔十九年爾。謂太傅公獨仕後唐。與三十年數不合。謬嘗總而計之。太傅公生唐咸通十三年。一云三年

逾強仕。晦迹鄉里。其仕閩在梁太祖朝。當是時。閩奉梁正朔。而梁命公持節高州諸軍事。公六世孫傳及望之。所謂審知節度五州。梁朝爵以閩王。我五世祖考實事之是也。鎮一方三十年。則歷後唐。以至晉太傅公。無恙也。當後唐明宗天成之二年。以延鈞爲王。八年延鈞自稱帝。太傅公避王諱。改仔鈞爲勻。其事可證已。自晉天福六年辛丑。下至開運乙巳。南唐拔建州。太傅公卒五年。練夫人全城。正當其時。此無可疑者。夫以太傅公入仕本末。生卒年月。與國史紀載。昭然可考。猶參差難決如此。而況事涉有無。其謬亂亡失。更有甚於此者乎。余是以歎譜之宜重。而撰次紀實者。不可不慎也。因略爲刊定如右。自太傅公以下。世系一仍其舊。其文辭前後。稍加損益云。以上記世系

世但知封膜作畫。不知自舜妹螺始出畫塵。

吾越人以狼籍爲作獺。相傳已久。攷南唐近事。張崇帥廬州。不法。一伶人假爲人死。有譴。當作水族。陰府判焦湖百里。一任作獺。

楊白花。本古樂府名。梁書。武都仇池人楊華。少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禍及。乃率其部曲來降。胡太后追思不已。作楊白花歌詞。使宮人晝夜連臂蹋足歌之。聲甚悽惋。今人以唱楊白花爲樂事。殆未知其本。

俗言強出頭曰頂缸。竟不知出處。雪濤小說云。金陵上清河豬婆龍作害。欲聞於上。疑豬犯國姓。詭稱大龜。太祖惡其同元字。命漁者捕之。殺龜幾盡。後果見大龜。每受釣。以前爪據沙深尺許。百人引之不能出。

一老漁用無底缸貫綸下。恰覆龜頭。龜因以爪搔缸。不復據沙。遂引之而出。金陵人語曰。豬婆龍爲殃。癩頭龜頂缸。缸今呼作頓。

明洪武十三年。高皇帝既誅胡惟庸。因罷中書省。散其職於六尙書。當時無所謂宰相也。至十五年。乃采宋制。置華蓋。謹身。文華。武英。四殿。東閣。文淵閣。大學士各一人。不過備顧問而已。時首進諸人。吳沉以詞林典籍授東閣。吳伯宗以檢討授武英殿。他如全思誠。張長年。全詮輩。俱窮老布衣。召對稱旨。立拜是職。其不爲樞要之任明矣。成祖時。選解縉等七人入內閣。稍稍親近。至仁宗恭己好文。宣宗以先朝經師舊恩。進爵三孤。光祿大夫。左柱國。正一品。加尙書職。天下章奏。無大小。悉下稟擬。於是楊士奇等赫然稱宰相。然府無屬員。事無專寄。令無外行。取天子之可否。以爲進止。一日。意有所移。卽立削其籍。歸之他人。比諸秦漢之丞相。六朝隋唐之三省。終未逮也。且當時吏兵之長。猶能引故事相抗。孝宗朝。王三原。邱瓊山。兩公賢者。邱爲首揆。王爲冢宰。以坐席相爭。至辭位而去。自正德以後。無敢與抗者。遂雄視六曹之上矣。鎮東閣之名。原於五代時。錢鏐鎮東之軍門。又始於舊子城之鎮東門。蓋府署據臥龍山之東麓。是爲鎮東軍節度。卽子城之東。以爲東門。榜曰鎮東軍。書之者吳郎中說。立之者王參政綸也。前人所見。惟渭南南公諱大吉興復者而已。至子城鎮東之門。則始於隋開皇時。楊素。先是宋明帝時。蔡興宗爲鎮東將軍。又先是晉穆帝時。王彪之爲會稽內史。鎮東將軍。蓋鎮東之名。由來久矣。攷府之稱紹興。起宋紹興五年。自夏至今。爲會稽。爲越。句踐宮。爲會稽郡。爲荊國。吳國。爲會稽國。爲越州。爲吳總管府。爲浙東道。爲浙東。

總管府爲節度觀察使署。爲義勝軍威勝軍。及爲鎮東軍。又爲吳越國。後爲路。洪武二十一年。復爲府。今仍之。其中不無分合改復。而閣之垂名歷千餘年。不可謂非魯靈光也。○南公重建時。董文簡公玘署一聯云。日月東西戶牖。江山南北圖書。後文簡公甥汪青湖諱軫者。改東西曰天開。南北曰地列。文簡曾孫日鑄懋策曰。六字六義體也。且東西南北。於地極切。此閣卽一題署。亦不可苟若此。鐘取自能仁寺。洪武八年鑄。以上
記原

小楷以鍾王爲的。此篤論也。然黃庭曹娥。雖見稱於陶隱居。猶有徑路可尋。閒架可覓。終不如樂毅論。有渾金璞玉之意。學之者。亦難形似。聞黃庭曹娥。皆搨影搨寫。獨樂毅就石書丹。褚令推爲正書第一。涪翁稱其勝遺教經。有以也。中和節。付劉曾均皆堂。

董宗伯云。鍾書猶近隸體。不如右軍以還。極鳳翥鸞翔之變。近人又以近隸爲復古。吾子留心書法。盡考而正之。午日付劉曾均。

閣帖有不可解者五。先以帝王。而禹列五卷。首漢章帝。而書用周侍郎千文。收聖人書。而列於諸家。次以名臣。而碩儒高士。黃冠緇衣。閨門女子。皆入其中。出晉唐善本。及江南所收者。擇善手書之。而收及贗本大王。中多許書。米海嶽黃長睿辨之。吳季子碑。陳仲醇謂吳子二字。類小篆。有陵之墓四字。類大篆。卽云般仲恭摸搨。亦不宜傳寫失真。可疑也。過水澄述弘堂無人。因閱閣帖。寫示劉光燕棠懷光點異三景季雲林做關全。不用正鋒。乃得秀潤。王安老筆筆正鋒。而秀韻天成。此幅居然在倪迂之上。

老蓮畫極爲西河師所稱。越中亦珍猶琪璧。其花草蟲魚脫化黃荃。而風神秀倩。歷劫常新。樹似漢宮秋實。原本右丞。余獨不喜其人物。巨眼項領。殆梁民之所欲去。而余代爲之不適者。墨君不甚寫。聞作於楓谿之壁。自題其端。謂與可猶落第二義。今剝落盡矣。此卷略似吳仲圭。不以節葉爲工。乃別有一種風韻。珍之珍之。

大善寺之南牙行中。有大梅一株。淋漓滿壁。乃愈不同。先生女孫作。女歸余族孫纒璋。今亡矣。以上記跋

平聲三十韻。惟十七韻有入聲。一屋二沃。乃東冬之入聲也。三覺三江之入聲也。四質十一真之入聲也。

五物十二文之入聲也。六月十三元之入聲也。元韻中有昆門等字。故月韻中有汨沒等字。七曷十四寒

之入聲也。寒中有鬪鑿等字。故八黠十五刪之入聲也。九屑則一先之入聲。十藥則七陽之入聲。十一陌

十二錫十三職。則八庚九青十蒸之入聲。十四緝十二侵之入聲。十五合十六葉十七洽。乃十三覃十四

鹽十五咸之入聲。其餘十三韻皆無入聲者。維揚張山來寄余一書。其中言聲韻頗詳。乃以屋沃內禿獨

等字爲魚虞內都圖等字之入聲。卜木亦僕等字爲歌部之入聲。玉獄菊育等字爲尤部之入聲。三覺十

藥則屬之蕭肴豪質錫職緝。則屬之支微齊。而質內之橘辛物內之鬱屈。又屬之魚虞。訖乙等又屬之四

支陌部。屬佳灰之半厥闕等字。又屬之車字。伐髮等字。及曷部之括适。八黠之全部。十五合內數字。皆屬

之六麻。無論聲音乖舛。而破碎支離。於古人分門次第之意。概乎不合。轉以屋字之入聲。屬之翁字。平

聲爲干有夫之婦。是以不狂爲狂也。蓋北人無入聲。故曲逆侯。史漢注皆音去遇。而維揚又別爲一聲。以

曲爲樞之入，逆爲尼之入，反以曲逆爲穹迎之入者，非也。

上聲二十三梗，二十四迴後，當增二十五拯，去聲二十四敬，二十五徑後，當增二十五證。蓋上去之梗、敬，卽平之庚，上去之迴、徑，卽平之青，上去之拯、證，卽平之蒸也。平聲九佳，十灰，祗二部，上聲九蟹，十賄，亦祗二部，獨去聲有九泰，十卦，十一隊三部，隊部宜併也。蒸部無上去，隊部無平上，非誤乎。陸法言切韻，凡二百六部，平聲十七真，十八諄，十九臻，二十殷之後，爲二十一文。宋淳祐壬子，頒新刊禮部韻略，并平聲五十七部，爲三十部，其書本於劉淵，誤將殷部并入文部中，以致殷勤、欣斤諸字，在唐人與真同用者，今遂與文字並押，而韻學舛矣。余聞之西河先生，以上記聲韻

